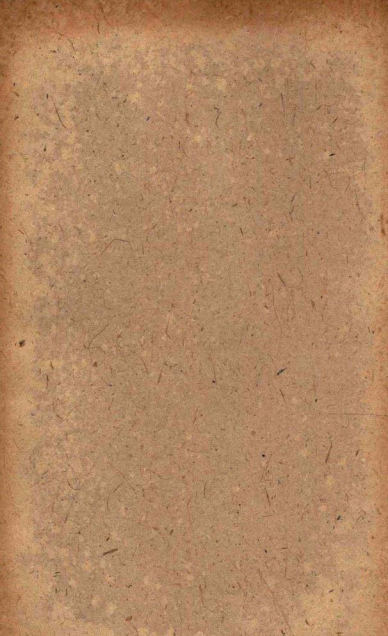


古

雉







雋

古

輯 慎 楊

叢書集成初編

(補印本)

雋

古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初版
一九五九年十月補印

楊 慎 輯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華文印刷廠印刷



叢書集成
初編

商務印書館

本館據函海本排
印初編各叢書僅
有此本

古雋序

古雋者，升菴讀諸子書，摘錄古雋之語，以備觀覽者也。前唐馬總有意林五卷，皆摘諸子語，然未有成段篇者。此則一段一篇皆摘之，其體例又在意林之上。有此書，則近時坊刻之諸子彙函、諸子奇賞、金丹粹白之書，俱可不讀矣。羅江李調元兩村識。

古雋卷第一

明 成都 楊慎輯

五帝銘皇覽

武王問尙父曰。五帝之戒。可得聞乎。尙父曰。黃帝之戒曰。吾之居民上也。搖搖恐夕不至朝。故爲金人三封其口。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無多事。多言多敗。多事多害。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塞。終成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豪末不札也。按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內藏乃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惟能於此也。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居民上也。振振如臨深淵。舜之居民上也。慄慄恐夕不見旦。武王曰。吾拜殷民居其上也。翼翼懼懼不敢息。尙父曰。德盛者守之以謙。威強者守之以恭。武王曰。如尙父言。因是爲戒。隨躬。

衍湯言說苑

湯曰。藥食先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先獻於貴。然後聞於卑。故藥食嘗乎卑。然後至乎貴。教也。藥言獻

於貴。然後聞於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其得味也多。使人味言。然後聞言者。其得言也少。是以明王之言。必自他聽之。必自他聞之。必自他擇之。必自他取之。必自他聚之。必自他藏之。必自他行之。故道以數取之爲明。以數行之爲章。以數施之萬物爲藏。是故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者。不以手而以耳。

古遺將禮淮南子

凡國有難。君自宮召將。詔之曰。社稷之命在將軍。卽今國有難。願請子將而應之。將軍受命。乃令祝史太卜齋宿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受鼓旗。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趨至堂下。北面而立。主親操鉞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將已受斧鉞。答曰。國不可從外治也。軍不可從中御也。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以受制於前矣。鼓旗斧鉞之威。臣無還請。願君亦以垂一言之命於臣。辭而行。乃爪髻。設明衣也。鑿凶門而出。乘將軍車。載旌旗斧鉞。累若不勝。其臨敵決戰。不顧必死。無有二心。若戰勝敵奔。畢受功賞。吏遷益爵祿。割地而爲調。決於封外。卒論斷於軍中。實有罪願反於國。放旗以入斧鉞。報畢於君曰。軍無後治。乃縞素辟舍。請罪於君。君曰。赦之。退齋服。大勝。三年反舍。中勝。二年下勝。期年。兵之所加者。必無道之國也。故能戰勝而不報。取地而不反。民不疾疫。將不夭死。五穀豐昌。風雨時節。戰勝於外。福生於內。是故名必成而後無餘害矣。

求后古禮白虎通禮記

天子求后於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妾婦之子若而人，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諸侯昏禮，以屨二兩加琮曰：某國寡小君，使寡人奉不珝之琮，不珝之屨。禮夫人真女。夫人曰：有幽室數辱之產，諭於傅母之教，得承執衣裳之事，敢不敬拜。

后夫人進御禮尚書大傳

古者后夫人將侍君，前息燭，後舉燭。至於房中，釋朝服，襲燕服，然後入御於君。鷄鳴，大師奏鷄于陛下，然後鳴玉佩於房中，告去也。然後應門擊柝，告辭也。然後少師奏質明于陛下，然後夫人入廷。君出朝，凡羣妃御見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卑者宜先，尊者宜後。自九嬪以下，九九而御于王所。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賓九人，當一夕。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十五日而徧。望後反之。凡進御，君所女史必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於左手，既御，著于右手。孔子曰：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陰契制，故月上屬爲天，使婦從夫放明紀。

魯師春姜說古師春

婦人之事，夫有五。平旦纒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沃盥饋食，則有父子之敬。報反而行，則有兄弟之道。受期必誠，則有朋友之信。寢息之交，而後有夫婦之際。

虞巡狩傳虞夏傳

維元祀，巡狩四嶽八伯，壇四奧，沉四海，封十有二山，兆十有二州，樂正定樂名。元祀代泰山，賈兩伯之樂。

焉。東嶽陽伯之樂，舞侏離，其歌聲比余謠，名曰皙陽。儀伯樂，舞饜哉，其歌聲比大謠，名曰南陽。中祀大交，董山，貢兩伯之樂焉。夏伯之樂，舞謾或，其歌聲比中謠，名曰初慮。羲伯之樂，舞將陽，其歌聲比大謠，名曰朱千。秋祀柳穀華山，貢兩伯之樂，舞蔡俶，其歌聲比小謠，名曰荅落。和伯之樂，舞元鶴，其歌聲比中謠，名歸來。幽都宏山，祀貢兩伯之樂焉。冬伯之樂，舞齊落，歌曰縵縵，拜論八音四會，歸假于禰祖，用特五載一巡狩，羣后德讓，貢正聲，而九族具成。

洪範五行傳

維王后元祀，帝令大禹步于上帝，維時洪祀六沴，用咎于下，是用知不畏，而神之怒。若六沴作見，若是共禦，帝用不差，神則不怒，五福乃降，用章于下。若六沴作見，若不共禦，六代既侵，六極其下，禹乃共辟厥德，受命休令，爰用五事，建用王極，長一事，一曰貌，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恆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鸛禍，時則有下體生於上之病，時則有青眚青祥，維金沴木，次二事，曰言，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咎僭，厥罰恆暘，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犬禍，時則有口舌之病，時則有白眚白祥，維木沴金，次三事，曰視，視之不明，是謂不聰，厥咎舒，厥罰恆燠，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僕蟲之孽，時則有羊禍，時則有目疇，時則有赤眚赤祥，維水沴火，次四事，曰聽，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恆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禍，時則有耳疇，時則有黑眚黑祥，維火沴水，次五事，曰思，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厥咎霧，厥罰恆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孽，時

則有牛禍。時則有心腹之病。時則有黃眚黃祥。維木金水火沴土。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眚。厥罰恆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時則有龍蛇之孽。時則有馬禍。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病。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維五位復見辟厥沴。曰二月三月。維貌是司。四月五月。維視是司。六月七月。維言是司。八月九月。維聽是司。十月十一月。維思心是司。十二月與正月。維王極是司。凡六沴之作。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則后王受之。歲之中。月之中。日之中。則正卿受之。歲之夕。月之夕。日之夕。則庶民受之。其二辰以次相將。其次受之。星辰莫同。是離逢非沴。維鮮之功。禦貌於喬忿。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禦言於訖衆。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禦視於忽似。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禦聽於怵攸。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禦思心於有尤。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禦王極於宗始。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六沴之禮。散齋七日。致齋新器絜祀用赤黍。三日之朝。於中庭祀四方。從東方始。卒於北方。其祀禮曰格祀。曰某也。方祀曰播國。率相行祀。其祝也。曰若爾神靈。洪祀六沴是合。無差無傾。無有不正。若民有不敬事。則會批之于六沴。六事之機。以縣示我。我民人無敢不敬事。上下王祀。

孔子讀詩

孔子讀詩及小雅。喟然而歎曰。吾於周南召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於栢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也。於淇澳。見學之可以爲君子也。於考槃。見遁世之士而不悶也。於木瓜。見苞苴之行也。於緇衣。見好賢之心至也。於鷄鳴。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於伐檀。見君子之先事後食也。於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於下

泉見亂世之思明君也。於七月見豳公之所以造周也。於東山見周公之先公而後私也。於狼跋見周公之遠志所以爲聖也。於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於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於羊羔見善政之有應也。於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也。於蓼莪見孝子之思祭也。於裳裳者華見古之賢者世保其祿也。於采芣見古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

荀子論詩

國風之好色也。盈其欲而不愆其正。其誠可比於金石。其聲可內於宗廟。小雅不以汚上自引而居下。疾今之政。以思往昔。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

毛萇說詩

巷伯云。哆兮哆兮。成是南箕。侈之言必有因也。斯人自謂避嫌之不審也。昔者顏叔子獨處於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至。顏叔子納之。而使執燭放乎且。而蒸盡。縮屋而繼之。自以爲嫌之不審矣。若其審者。宜若魯人然。魯有男子獨處。其室隣之嫠婦。又獨處於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託之。男子閉戶而不納。婦人自牖與之言曰。子何爲不納我乎。男子曰。吾聞之也。男女不六十不同居。今子幼。吾亦幼。不可以納子。婦人曰。子何不學柳下惠。然嫗不建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男子曰。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是也。

文仲子論豳風

程元曰。敢問。豳風何也。子曰。變風也。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子曰。君臣相誼。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孰能卒之哉。元曰。豳居變風之末何也。子曰。夷王已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蓋傷之者也。故終之以豳風。言變之可正也。唯周公能之。故豳之以正。歌豳曰。周之本也。嗚呼。非周公孰知其艱哉。變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於本。其惟周公乎。繫之豳。遠矣哉。

劉更生論春秋說苑

春秋之辭。有相反者四。既曰大夫無遂事。不得擅生事矣。又曰出境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既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矣。又曰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者。何也。曰此四者各止其科。不轉移也。不得擅生事者。謂平生常經也。專之可者。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夫者。謂將帥用兵也。徐行而不反者。謂出使道聞君親之喪也。公子子結擅生事。春秋不非。以爲救莊公危也。公子遂擅生事。春秋譏之。以爲僖公無危事也。故君有危而不善救。是不忠也。君無危而擅生事。是不臣也。傳曰。詩無通故。易無通占。春秋無通義。此之謂也。

何邵公乘馬制

天子馬曰龍。高七尺以上。諸侯曰馬。高六尺以上。卿大夫士曰駒。高五尺以上。

孔子論御詩外傳

孔子曰。美哉顏無父之御也。馬知後有與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愛之。親其正而愛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將

必曰樂哉今日之驕也。至於顏倫少衰矣。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敬之。親其正而敬其事。如使馬能言。彼將必曰驕來。其人之使我也。至於顏夷而衰矣。馬知後有輿而重之。知上有人而畏之。親其正而畏其事。如馬能言。彼將必曰驕來。驕來女不驕。彼將殺女。故禦馬有法矣。御民有道矣。法得則馬和而歡。道得則民安而進。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此之謂也。

列子說御

造父之師曰秦豆氏。造父之始習御也。執禮甚卑。秦豆氏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爲箕。良治之子。必先爲裘。汝先觀吾趣。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秦豆乃立木爲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秦豆歎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凡所御者。亦如此也。曩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御也。齊輯乎轡銜之際。而急緩乎唇吻之和。正度乎胸臆之中。而執節於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銜。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險。原隰之夷。視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

淮南子說御

昔者王良造父之御也。上車攝轡。馬爲整齊而歛。諸投足調均。勞佚若一心。怡氣和體。便輕畢安。勞樂進。

馳騫若滅。左右若鞭。周旋若還。世皆以爲巧。然未見其貴也。若夫錯且大丙之御。除轡銜。去鞭策。車莫動而自舉。馬莫使而自走也。日行月動。星耀而元運。電奔而鬼騰。進退屈伸。不見朕垠。故不指招。不咄吐。過歸屬於碣石。軼羈鷄於姑餘。騁若絕矢。臨風追焱。歸忽朝發。搏桑曰入落棠。此假弗用而能以成其用者也。非慮思之察。手爪之巧也。嗜欲形於胸中。而精神踰於六馬。此以弗御御之者也。

荀子論聖人

井井乎其有條理也。嚴嚴兮其有終始也。猷猷兮其能長久也。樂樂兮其執道不殆也。炤炤兮其用知之明也。修修兮其用統類之行也。綏綏兮其有文章也。熙熙兮其樂人之感也。隱隱兮其恐人之不當也。如是則可謂聖人矣。

荀子引古傳

傳曰。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歡。士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總方面。議則天子恭已而已矣。

荀子引孔子遺言

知者之知。固已多矣。有以守少。能無察乎。愚者之知。固已少矣。有以守多。能無狂乎。

古雋卷第二

周齊侯鍾銘

惟王五月辰在戊寅。師于淄。陞。公曰。汝及余經。乃先祖。余既敷乃心。汝小心畏忌。汝不墜。夙夜官。執而政。事。余命汝。朕于朕三軍。肅成朕師。旗之政德。諫罰。朕庶民左右。毋諱及不敢。弗敬戒虔。卹乃死事。穆和三錫休命。公曰。及汝康能。乃有爭。率乃敵僚。余用登純厚。乃命汝及母曰。余小子。汝敷余於艱阻虔。卹不易左右。余一人。余命汝。城差正饗。繼命於外內之事。中敷溫刑。汝以敷戒公家。應卹余于命。刻伐履司。敗乃靈司。保少臣。惟輔咸有九處。禹之都不顯。穆公之孫。其配。撒公之媼。而鹹公之女。零生叔。是儻于齊侯之所。是小心共齊。靈乃考虎。謹恪其政事。有共于桓武靈公之所。桓武靈公。錫乃吉金。鐵鎬玄鏹。鑿鑿。乃用作鑄其寶鍾。用享子其皇祖。皇妣。皇母。皇考。用祈眉壽。命難老不顯。皇祖其作福。元孫其萬福。純魯和協。而九事畏若鍾鼓。外內斷辟。都兪造而屏臬。母或承類。

周齊侯鍾銘

惟王五月辰在戊寅。師于淄。陞。公曰。汝及余經。乃先祖。余既敷乃心。汝小心畏忌。汝不墜。夙夜官。執而政。事。而弘厭乃厭心。余命弘。政于朕三軍。成朕師。旗之政德。諫罰。朕庶民左右。毋諱及不敢。弗敬戒虔。此乃死事。穆和三軍徒衛。零乃行師。慎中乃罰。公曰。及汝敬共辭命。汝應肅公家。汝恐恪朕行師。汝肇勳于戎。

攻。余錫汝釐都。膳爵其祿三百。余命汝佑辭釐造國徒僕。爲汝敵寮。乃敢用拜手稽首。弗較。不對揚朕辟。皇君之錫休命。公曰。及汝康能。乃有事。率乃敵寮。余用登純厚。乃命汝及母曰。余季。汝敷余于難。卹度卹。不易左右。余一人。余命汝差饗爲大事。繼命于外內之事。中敷溫刑。汝以敷戒公家。應卹余于溫。卹。汝以卹朕壽令。命難老不顯。皇祖其作福。元孫其萬福。純魯和協。而九事俾若鍾鼓。外內開辟。造而屏臬。母或承類。汝壽考萬年。承保其身。俾百斯男。而執斯字盡義。政齊侯左右。母央已至于葉。曰。武靈成子子孫孫。永保用享。

姜鼎銘

惟王九月乙亥。晉姜曰。余惟嗣政。先姑公晉邦。余不辰。安寧經雍。明德宣邲。我猷用昭。君辭辟委。揚乃先烈。虔不墜諸覃享。以寵我萬民。嘉清錫我虔賁。干兩勿廢。文侯顯命。俾貫通弘。征緡湯原。取乃吉金。用作寶尊。尋用康西夏。妥懷遠廷。君子。晉姜用斬綽綰眉壽。作敷爲亟。萬年無疆。用享用德。峻保其子孫。三壽是利。

六合解

孟春與孟秋爲合。仲春與仲秋爲合。季春與季秋爲合。孟夏與孟冬爲合。仲夏與仲冬爲合。季夏與季冬爲合。孟春始贏。孟秋始縮。仲春始出。仲秋始內。季春大出。季秋大內。孟夏始緩。孟冬始急。仲夏至短。季夏德畢。正月不溫。七月不涼。二月不風。八月雷不藏。三月風不衰。九月無降霜。四月雷不見。十月蟄虫行。五

月陽暑不蒸。十一月不合凍。六月浮雲不布。十二月草不喪。七月白露不降。正月有微霜。八月浮雲不歸。二月雷不行。九月物不凋。三月草木傷。十月流火不定。四月昆蟲不育。十一月寒不降。五月雨霰。十二月凋類不見。六月五穀不貫。此謂月衡。

九土解

東南神州曰辰土。正南邛州曰沃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曰拜土。正中翼州曰中土。西北括州曰肥土。正北玄州曰成土。東北咸州曰隱土。正東陽州曰信土。此神農九州。神農地過日月之表。蓋數倍於禹貢之御覽所引。邛州。各本俱作次州。

括地象解

地南北三億三萬五千五百里。地之部位。起形高大者。有崑崙山。廣萬里。高一千里。神物之所生。仙人聖人之所集也。出五色雲氣。五色流水。其泉南流入中國。名曰河也。其山應于天。最居中。八十城布繞之。中國東南隅。居其一分。是層城也。中國之地。左濱海。右通流沙。方而言之。萬五千里。堯舜土萬里。禹時七千里。隨德優劣也。秦前有藍田之鎮。後有胡苑之塞。左崑崙。右隴蜀。西通流沙。險阻之國也。蜀漢之土。與秦同城。南跨邛笮。北阻褒斜。西卽隈礙。隔以劍閣。窮險極峻。獨守之國也。周在中樞。西阻崑崙。東望荆山。南面少室。北有太嶽。三河之分。雷風所起。四險之國也。魏前枕黃河。背漳水。瞻玉屋。望梁山。有南田之寶。浮池之淵。趙東臨九州。西瞻恆嶽。有沃澤之流。飛壺井陘之險。至於頤陽。涿鹿之野。燕却背沙莫。進臨易水。

西至君都。東至於遼。長蛇帶塞。險陸相乘也。齊南有長城。巨防陽關之險。北有河濟。足以爲固。越海而東。通于九夷。西界岱嶽。配林之險。坂固之國也。魯前有淮水。後有岱嶽。蒙羽之向。洙泗之流。大野廣土。曲阜尼丘。衡南跨于河。北得洪水。南過漢上。左通魯澤。右指黎山。宋北有泗水。南迄睢渦。有孟諸之澤。碭山之塞也。吳左洞庭。右彭蠡。後濱長江。南至豫章。水戒險阻之國也。楚後背方城。前及衡嶽。左則彭蠡。右則九疑。有江漢之流。實險阻之國也。南與楚爲隣。五嶺以至於南海。負海之邦。交趾之土。謂之南裔。東越東海。海處南北尾閭之間。三江流入南海。通東洽嵩。海深險絕之國也。兖九州之濕地也。亦出括地象。今附此。

五音解管子

凡聽徵。如負猪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凡聽宮。如牛鳴窳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疾以清。

七觀解

孔鮒曰。秦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呂刑可以觀誠。洪範可以觀度。禹貢可以觀事。皋陶可以觀治。堯典可以觀美。文心雕龍云。探七觀。

山書

地東西爲緯。南北爲經。山爲積德。川爲積刑。高者爲生。下者爲死。丘陵爲牡。川谷爲牝。蚌蛤龜珠。與月盈虛。是故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墟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坳土之人醜。羽蟲三百六十。而

鳳爲之長毛蟲三百六十而麟爲之長甲蟲三百六十而龍爲之長。倮蟲三百六十而人爲之長。

井田記

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一曰無洩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貨財。因井爲市。交易而退。故稱市井也。

事始呂覽

大槁作甲子。黔如作虜首。容成作歷。義和作占日。尙儀作占月。后益作占歲。胡曹作衣。夷羿作弓。祝融作市。儀狄作酒。高元作室。虞姁作舟。伯益作赤。翼作白。乘雅作駕。寒衰作御。王冰作服。牛史皇作圖。巫彭作醫。巫咸作筮。

客說周公韓詩外傳

客有見周公者。應之於門。曰。何以道且也。客曰。在外卽言外。在內卽言內。入乎將毋。周公曰。請入。客曰。立卽言義。坐卽言仁。坐乎將毋。周公曰。請坐。客曰。疾言則翕翕。徐言則不聞。言乎將毋。周公唯唯且也。踰明日。興師而誅管蔡。故客善以不言之說。周公善聽不言之說。若周公。可謂能聽微言矣。故君子之告人也。微。其揀人之急也。大詩曰。豈敢憚行。畏不能趨。

管仲辭桓公觴

桓公禮仲父而將飲之。掘新井而柴焉。十日齊戒。召管仲。管至。公執爵。大夫執尊。觴三行。管仲趨出。公怒。

曰。寡人齊戒十日而飲。仲父寡人自以爲脩矣。仲父不告寡人而出。其故何也。鮑叔隰朋趨而出。及管仲於途。曰。公怒。管仲反入。倍屏而立。公不與言。少進中庭。公不與言。少進中堂。公曰。寡人齊戒十日而飲。仲父自以爲於罪矣。仲父不告寡人而出。未知其故也。對曰。聞之沉於樂者。恰於憂。厚於味者。薄於行。慢於朝者。緩於政。害於國者。危於社稷。臣是以敢出也。公遽下堂。曰。寡人非敢自爲脩也。仲父年長。雖寡人亦衰矣。吾願一朝安仲父也。對曰。臣聞壯者無怠。老者無偷。順天之道。必善終者也。三王失之。非一朝之萃。君奈何其偷乎。管仲走出。君以賓客之禮。再拜送之。

叔向對晉平公

晉平公使叔向聘於吳。吳人拭舟以逆之。左五百人。右五百人。有繡衣而豹裘者。有錦衣而狐裘者。叔向歸以告平公。平公曰。吳其亡乎。奚以敬舟。奚以敬民。叔向對曰。君爲馳底之臺。上可以發千兵。下可以陳鐘鼓。諸侯聞君者亦曰。奚以敬臺。奚以敬民。所敬各異也。於是平公乃罷臺。

翟使對楚

翟使至楚。楚王誇使者以章華之臺。臺甚高。三休乃至。楚王曰。翟國亦有此臺乎。使者曰。否。翟臺高三尺。填階三疊。茆茨弗剪。采椽弗括。且翟王猶以作之者大佚。翟國惡見此臺也。楚王蓋悒如也。

惠盎諫宋康王

惠盎諫宋康王。康王蹀足聲刻疾。言曰。寡人之所悅者。勇有力矣。不說爲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

魯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不敢刺。不敢擊。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惠盎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盎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

諒毅使秦

秦攻魏。取寧邑。諸侯皆賀。趙王使賀。三反不得通。王憂之。左右曰。使者三往而不得通。必所使者非其人也。曰。諒毅者。辯士也。大王可試使。諒毅至秦。獻書秦王曰。大王廣地寧邑。諸侯皆賀。敝邑寡君。亦竊嘉之。不敢寧居。使下臣奉其幣物。三至王廷。而使不得通。使若無罪。願大王無絕其懽。若使者有罪。願得請之。秦王使者報曰。吾所使趙國者。小大皆聽吾言。則受書幣。若不從吾。則使者歸來。諒毅對曰。下臣之來。固願承大國之意也。豈敢有難。大王若有以令之。請奉而行之。無所敢疑。於是秦王乃見使者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弄寡人。趙能殺此二人。則可。若不能殺。請令率諸侯受命邯鄲城下。諒曰。趙豹。平原君。寡君之母弟也。猶大王之有葉涇陽君也。大王以孝治聞于天下。衣服之便於體。膳啗之噍於口。未嘗不分於葉與涇陽君。二君之車馬衣服。無非大王之服御者。臣聞之。有覆巢毀卵。而鳳皇不翔。刳胎焚天。而麒麟不至。

今使臣受大王之令以還報。敵邑之君畏懼不敢行。無乃傷葉陽君之心乎。秦王曰。諾。勿使從政。諒毅曰。敵邑之君有母弟不能教誨。以惡大國。請黜之。勿使與政事。以稱大國。秦王乃喜。受幣而厚遇之。

樂懷子諫田獵說苑

韓武子田。獸已聚矣。田車合矣。傳來告曰。晉公薨。武子謂樂懷子曰。子亦知吾好田獵也。獸已聚矣。田車合矣。吾亦以卒獵而後吊乎。懷子對曰。范氏之亡也。多輔而少拂。今臣於君。輔也。蟲於君。拂也。君胡不問於蟲也。武子曰。益而欲拂我乎。而拂我矣。何必蟲哉。遂輟田。

柳下季對岑鼎呂覽

齊攻魯。求岑鼎。魯君載他鼎以往。齊侯弗信。而反之爲非。使人告魯侯曰。柳下季。柳下季對曰。君之敗。以欲岑鼎也。以免國也。臣亦有國於此。破臣之國。以免君之國。此臣之所難也。於是魯君乃以真岑鼎往也。且柳下季可謂此能說矣。非獨存己之國也。又能存魯君之國。

赤章蔓枝諫夙繇呂覽

中山之國有夙繇者。智伯欲攻之而無道也。爲鑄大方車二軌以遺之。夙繇之君將斬岸壘谿以迎鍾。赤章蔓枝諫曰。詩云。唯則定國。我胡則以得是於智伯。夫智伯之爲人也。貪而無信。必欲攻我而無道也。故爲大鍾方車二軌以遺之。夙繇之君將斬岸壘鍾師必隨之。弗聽。有頃。諫之。君曰。大國爲懼而子逆之。不祥。子釋之。赤章蔓枝曰。爲人臣不忠貞。罪也。忠貞不用。遠身可也。斷轂而行。至衛七日。而夙繇亡。

宛春諫衛靈公

衛靈公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狐裘坐熊席，障隅有竈，是以不寒矣。民則寒矣。民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以諫曰：君鑿池，不知天之寒也，而春也知之，以春之知也而令罷之，福將歸於春也，而怨將歸於君。公曰：不然。夫春，魯國之匹夫也，而我舉之，夫民未有見焉。未見其德今將令民以此見之，曰：春也有善於寡人有也，春之善，非寡人之善歟。靈公之論宛春，可謂知君道矣。君者固無任，而以職受任，工拙下也。賞罰法也。君奚事哉。靈公以下，呂覽贊辭也。

狐援說齊潛王

通鑑：狐喧正議，斫之檀衢，陳舉直言，殺之東閭，喧即援也。

狐援說齊潛王曰：殷之鼎陳於周之廷，其社蓋於周之屏，其干戚之音，在人之遊，亡國之音，不得至於廟。亡國之社，不得見於天，亡國之器陳於庭，所以爲戒。王必勉之，其無使齊之鼎陳之庭，無使太公之社蓋之屏，無使齊音充人之游。齊王不受。狐援出而哭國三日。其辭曰：先出也，衣絺紵，後出也，滿囹圄。吾今見民之洋洋然東走，而不知所處。齊王問吏曰：哭國之法若何？吏曰：斫。王曰：行法。吏陳斧質於東閭，不欲殺之，而欲去之。狐援聞而蹶往過之。吏曰：哭國之法，斫先生之老歟。昏歟。狐援曰：曷爲昏哉？於是乃言曰：有人自南方來，鮒入而鮒居，使人之朝爲草，而國爲墟。殷有比干，吳有子胥，齊有狐援，已不用若言，又斫之東閭，每斫者，以吾參夫二子者乎。呂覽

無鹽女說齊宣王新序

齊有婦人極醜無雙。號曰無鹽女。其爲人也。白頭深目。長壯大節。昂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胸。皮膚若漆。行年三十。無所容入。街嫁不售。流棄莫執。於是乃拂衣短褐。自詣宣王。願一見。謂謁者曰。妾齊之不售女也。聞君王之盛德。願備後宮之掃除。頓首司馬門外。唯王幸許之。謁者以聞。宣王方置酒於漸臺。左右聞之。莫不拚口而大笑曰。此天下強顏女子也。於是宣王乃召而見之。謂曰。昔先王爲寡人取妃匹。皆已備有列位矣。寡人今日聽鄭衝之聲。嗚吟感傷。揚激楚之遺風。今夫人不容鄉里布衣。而欲千萬乘之主。亦有奇能乎。無鹽女對曰。無有。直竊慕大王之美義耳。王曰。雖然。何喜。良久曰。竊嘗喜隱。王曰。隱固寡人之所願也。試一行之。言未卒。忽然不見矣。宣王大驚。立發隱書而讀之。退而惟之。不能得。明日復更召而問之。又不以隱對。但揚目銜齒。舉手拊肘曰。殆哉。殆哉。如此者四。宣王曰。願遂聞命。無鹽女對曰。今大王之君國也。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讐。外有三國之難。內聚姦臣。衆人不附。春秋四十。壯男不立。不務衆婦尊所好而忽所恃。一旦山陵崩弛。社稷不定。此一殆也。漸臺五重。黃白玉琅玕。龍疏翡翠璣。莫落連飾。萬民罷極。此二殆也。賢者伏匿於山林。諂諛於左右。邪僞立於本朝。諫者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酒漿流湎。以夜續朝。女樂俳優。從橫大笑。外不修諸侯之禮。內不秉國家之治。此四殆也。故曰。殆哉。殆哉。於是宣王掩然無聲。意入黃泉。忽然而昂。喟然而嘆曰。痛乎無鹽君之言。吾今乃一聞寡人之殆。幾不全。於是立停漸臺。罷女樂。退諂諛。去雕琢。選兵馬。實府庫。四關公招進直言。延及側陋。擇吉日立太子。進慈母。顯隱女。拜無鹽君爲王后。而國大安者。醜女之力也。

虞史伯夷歷術

昔自在古。歷建正作於孟春。於時冰泮發蟄。百草奮興。秭鳩淖。物乃歲具。生於東。次順四時。卒于冬分時。

奮興。大戴記作權興。秭
鳩淖。戴記作瑞鳩無釋。

古雋卷第二

雍門周以琴說孟嘗君桓譚新論

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對曰：臣之所能令悲者，先貴而後賤，昔富而今貧，摛壓窮卷，不交四隣，不若身材高妙，懷質抱真，逢讒罹謗，結而不得信，不若交歡而結愛，無怨而離，遠赴絕國，無相見期，不若幼無父母，壯無妻兒，出以野澤爲鄰，入用掘穴爲家，困於朝夕，無所假貸，若此人者，但聞飛鳥鳴條，則傷心矣。臣爲之援琴而長太息，未有不悽惻而涕泣者也。今若足下，居則廣廈高堂，連闔洞房，下羅帷，來清風，倡優在前，諂諛侍側，楊激楚舞，鄭妾流聲，以娛耳，練色以淫目，水戲則舫龍舟，載羽旌，鼓吹乎不測之淵，野游則登平原，馳廣囿，強弩下高士，格猛獸，置酒娛樂，沈醉忘歸，方此之時，視天地曾不若一指，雖有善鼓琴，未能動足下也。孟嘗君曰：固然。雍門周曰：然臣竊爲足下有所常悲。夫角帝而困秦者，君也。連五國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卽衡，從成則楚王，衡成則秦帝，夫以秦楚之強，而報弱薛，猶磨簫斧而伐朝菌也。有識之士，莫不爲足下寒心。天道不常盛，寒暑更進退，千秋萬歲之後，宗廟必不血食。高臺旣以傾，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荆棘，狐狸穴其中，游兒牧豎，躑躅其足而歌其上，曰：孟嘗君之尊貴，亦猶若是乎？於是孟嘗君喟然太息，涕淚承睫而未下。雍門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叩角羽，終而成曲。孟嘗君遂爲之增歎戲，流狼戾而不可止，而就之曰：先生鼓琴，令文立若亡國之人也。

或謂楚王戰國策

臣聞從者欲合天下以朝大王。臣願大王之聽也。夫因誦爲官。奮患有成。勇者義之。攝禍爲福。裁少爲多。智者官之。夫報報之反。墨墨之化。惟大君能之。禍與福共貫。生與亡爲鄰。不編於死。不編於生。不足以載大明。無所寇艾。不足以橫世。夫秦捐德絕命之日久矣。天下不知。今夫橫人噬口利幾。上于主心。下車百姓。公舉而私取利。是國權輕於鴻毛。而積禍重於丘山。

蘇子說齊閔王國策

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而喜主怨者孤。夫後起者籍也。而遠怨者時也。是以聖人從事。必籍於權。而務興於時。夫權籍者。萬物之率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籍。倍時勢。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干將莫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剗矣。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鈞。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籍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車舍人不休。傳衛國城。割平衛八門土。而二門墮矣。此亡國之形也。衛君跌行告邈於魏。魏王身被甲底劍。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驚河山之間。亂衛得是籍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衛非強於趙也。譬之衛矢。而魏弦機也。籍力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代魏。戰於州西。出梁門。軍舍林中。馬飲於大河。趙得是籍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蒲。墜黃城。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黃城之墜也。棘蒲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何也。衛明於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爲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衆怨。事敗而好鞠之。兵弱而憎下人。

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行此六者。而求霸則遠矣。臣聞善爲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故約不爲人主怨。伐不爲人挫強。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秦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而天下獨歸咎於齊者。何也。以其爲韓魏主怨也。且天下徧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爲意。而獨舉心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強也。且夫強大之禍。常以王人爲意也。夫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爲利也。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義。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則是以衆強敵罷。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攘而至。霸王不爲而立矣。小國之情。莫如謹靜而寡信。諸侯謹靜。則四隣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外不賣。內不反。則畜積朽腐。而不用。幣帛矯蠶而不服矣。小國道此。則不祠而福矣。不貸而見足矣。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強大爲天下先。虜郢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而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強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萊莒好謀。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亡。此皆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語曰。驥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力骨勁。非賢於駢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滅有能。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徵用兵而寄於義。則亡天下可躅足而須也。明於諸侯之故。察於地理之形者。不約親。不質而固。不趨而疾。衆事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憎。俱強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何以

知其然也。昔者燕齊戰于桓之曲，燕不勝，十萬之衆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取其牛馬。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甚於相趨者，何也？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故明主察相，誠欲以霸王爲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而郡縣之費也。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戰者之爲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輸飲食而待死士，令折轅而炊之，殺牛而腸士，則是路窘之道也。中人禱祝，君醫釀，通都小縣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正事而奉王。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之明日，屍死扶傷，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共藥。宗者內醮而華樂，故其費與死傷者鈞。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鎡絕，傷弩破，車罷，馬亡，矢之太半。甲兵之具，宮之所私出也。士大夫之所匿，厮養士之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而能從諸侯者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襁，蔽舉衝櫓，家雜總，身窟穴，中罷於刀金，而士困於土功，將不釋甲，期數而能拔城者爲亟耳。上倦於教，士斷於兵，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併二國，而憂一主。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國亡，爲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攻戰而滅二子之患也。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於長子，敗趙氏，北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攻萬乘之國，二再戰比勝，此用兵之上節也。然而國遂亡，君臣於齊者，何也？不齊於戰攻之患也。由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矣。今世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比勝，而守不可拔，天下稱爲善。一國得而保之，則

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夫士死於外，民殘於內，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也。今夫鵠的，非咎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中者則善，不中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拔，則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夫罷事露國，而多與天下爲仇，則明君不居也。素用強兵而弱之，則察相不事。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於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利長者，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者，雖有百萬之兵，比之堂上，雖有闔閭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故鐘鼓竽瑟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乏諸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爲尊，利制海內不爲厚。故夫善爲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逸，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也。何以知其然也？佚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銳兵來則拒之，患至則趨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強而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於境內，盡櫟中爲戰具，競爲守備，爲死士，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與必衆，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

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之心，而從天下之志，則王業見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魏王說於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旂，從七星之旗。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按兵於國，而東次于齊。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垂拱而受西河之外，不以德魏王。故衛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尊俎之間，謀成於堂也。而魏將已禽於齊矣。衝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已入于秦矣。此臣之所謂北之堂上，禽將戶內，拔城於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此策凡二千四百六十字，極其長行而與折，精神互應，明哲讀之，世恐其終篇，千載而下，猶若抵掌。蘇秦文筆妙古今，可以泣鬼神矣。

蘇代約燕王策國策

楚得枳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楚齊得以有枳宋不事秦者，何也？則有功者，秦之深讐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輕舟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輕舟出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於宛，東下隨，智者不及謀，勇士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欲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爲是之故，十七年事秦。秦王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太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繇。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爲然，故事秦。秦王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我下軹道，道南陽，封冀兼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彊弩在前，鈇戟在後，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外黃，濟楊，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邱，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

梁魏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象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爲齊罪。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無齊有秦，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蘭石，因以破齊爲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黽阨，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黽阨爲楚罪，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趙得講於魏，質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兵傷於譙石，遇敗於馬陽，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刼魏，魏不爲割，困則使太后穰侯爲和，嬴則兼欺，舅與母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黽阨適齊者，曰以宋，此必令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制，舅不能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高商之戰，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也。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也。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反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否，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蘇代說淳于髡

蘇代欲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用蘇代，不宜見代，代乃說淳于髡曰：人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於市，人莫知之，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於市，一莫與言，願子還而視之，去而願之，臣請獻一朝。

之價。伯樂乃如其言。一旦而馬價十倍。今臣欲以駿馬見於王。足下爲意爲伯樂乎。臣獻白璧一雙。黃金十鎰。以爲馬食。淳于髡曰。謹聞命矣。入言之於王而見之。果善蘇代。

荀卿謝春申君書國策

荀子爲書謝曰。癩人憐王。此不恭之語也。雖然。不可不審也。此爲刼殺死亡之主言也。夫人主年少而矜材。無法制以知奸。則大臣主斷國私。以禁誅於已也。故弑賢長而立幼弱。廢正適而立不義。春秋戒之曰。楚王子圍聘於鄭。未出竟。聞王病。反問疾。遂以冠纓絞王。殺之。因自立也。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杼帥其君黨而攻莊公。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於廟。崔杼不許。莊公走出。踰於外墻。射中其股。遂殺之。而立其弟景公。近代所見。李兌用趙。餓主父於沙邱而殺之。淖齒用齊。擢閔王之筋。懸於其廟梁。宿夕而死。夫癩雖癩。腫胞疾。上比前世。未至絞纓射股。下比近代。未至擢筋而餓死也。夫刼殺死亡之主也。其心之憂勞。形之困苦。必甚於癩矣。由此觀之。癩雖憐王可也。因爲賦曰。寶珍隋珠。不知佩兮。禕衣與絲。不知異兮。閔妹子奢。莫知媒兮。嬖母求之。又甚喜之兮。以瞽爲明。以聵爲聰。以是爲非。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惟其同。詩曰。上天甚神。無自瘵也。

汗明說春申君國策

君亦聞驥乎。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蹄申膝折。尾漉跗潰。漉汁洒地。白汗交流。外坂遷延。負棘而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羈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者。何也。

彼見伯樂之知己也。今僕之不肖，阨於州部，堀穴窮巷，沉滯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意滿被僕，使得爲君高鳴，屈於梁乎。

鄒子折公孫龍

齊使鄒衍過趙平原君，見公孫龍與其徒蒞母子之屬，論白馬非馬之辨。以問鄒子，鄒子曰：「不可。彼天下之辨，有五勝三至，而辭正爲下。辨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辭杼。杼，音抒。意通旨明。其所謂使人與知焉，不務相迷也。故勝者不失其守，不勝者得其所求。若是，故辨不可爲也。及至煩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悖，巧譬以相移，引人聲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矣。夫繳糾紛爭言而競後息，不能無害君子，坐皆稱善，劉向別錄。」

家語致思篇

孔子北遊，登於農山之上。子路、子貢、顏淵侍側。孔子四望，喟然嘆曰：「登高望下，使人心非，心於刪致思，無所不至矣。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由願得赤羽若日，白羽若月，鐘鼓之音，上震於天，旌旗繽紛，下蟠於地，由當一隊而擊之，必也攘地千里，舉旗執馘，唯由能之。使夫二子從我焉，夫子曰：「勇哉！士乎！憤憤者乎？」子貢進曰：「賜願使齊楚合戰於澆瀆之野，兩壘相當，旌旗相望，塵埃相接，挺刃交兵，賜着縞衣白冠，陳說其間，推論利害，釋二國之患，唯賜能之。使夫二子從我焉，子曰：「辨哉！士乎！僂僂者乎？」顏回退而不言。孔子曰：「回來，汝獨無願乎？」回曰：「文武之事，二子以言之，回何敢與焉。」孔子曰：「若鄙心不與焉，第言。」

之對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回願得明王聖主而輔相之。敷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鑄劍戟以爲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室家無離曠之思。千歲無戰鬪之患。如此。則由無所施其勇。賜無所用其辨矣。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乎。姚姚者乎。子路抗手而問。夫子何選焉。孔子曰。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辭。則顏氏之子有矣。

子張論哀公不好士

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犯霜露。冒塵垢。百舍重趼。不敢休息。以見君。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昔葉公子高好龍。鈞以寫龍。鑿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於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弃而遠走。失其魂。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之外。以見君。七日不禮。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韓非子論龜筮鬼神

鑿龜數筮。兆曰大吉。而以攻燕者。趙也。鑿龜數筮。兆曰大吉。而以攻趙者。燕也。劇辛之事燕無功。而社稷危。驕衍之事燕無功。而國道絕。趙代先得意於燕。後得意於齊。國亂節高。自以爲與秦提衡。非趙龜神而燕燕龜欺也。趙又嘗鑿龜數筮。而北伐燕。將劫燕以逆秦。兆曰大吉。始攻大梁。而秦出上黨矣。兵至釐而六城拔矣。至陽城秦拔鄴矣。龐援揄兵而南。則鄴盡矣。臣故曰。趙龜雖無遠見於燕。且宜近見於秦。秦以

其大吉辟地有實。救燕有名。趙以其大吉。利削兵辱。主不得意而死。又非秦龜神而趙龜欺也。初時者。魏數年東鄉。攻盡陶衛。數年西鄉。以失其國。此非豐隆五行太一王相攝提六神五括天河般搶歲星。非數年在西也。又非天缺弧逆。熒惑刑星奎台。非數年在東也。故曰。龜筮鬼神不足舉勝。左右背鄉。不足以專戰。然而恃之。愚莫大焉。孟子天時地利之說。亦是此意。孟子之言。簡而明。韓子之言曲而盡。亦同而意也。

賢良說奢侈踰制

賢良曰。宮室與馬。衣服器械。喪祭食飲。聲色玩好。人情之所不能已。故聖人爲之制度以防之。間者士大夫務於權利。怠於禮義。故百姓倣倣。頗踰制度。今故陳之曰。古者穀物菜果。不時不食。鳥獸魚鼈。不中殺不食。故繳罔不入於澤。雞毛不取。今富者出驅殲罔置。掩捕鷹鷂。耽酒沉猶。鋪百川。鮮羔羶。幾胎扁。皮黃口。春鵝秋鷄。冬葵溫韭。淺芘蓼蘇。豐奕耳菜。毛果蟲貉。古者采椽茅茨。陶椀複穴。足禦寒暑。蔽風雨而已。及其後世。采椽不斲。茅次不剪。無斲削之事。磨礱之功。大夫達棧楹。士穎首。庶人斧成木構而已。今富者井幹增梁。雕文檻修。堊憂壁飾。古者衣物不中制。器械不中用。不粥於市。今民間雕琢不中之物。刻畫無用之器。玩好元黃雜青五色繡衣。戲弄蒲人雜婦。百獸馬戲鬪虎。唐錦追人。奇蟲胡妲。古者諸侯不秣馬。天子有命。以車就牧。庶人之乘者。馬足以代其勞而已。故行則服梘。止則就犂。今富者連車列騎。騁武輻。駟中者微輿短轂。煩尾掌蹄。夫一馬伏櫪。當中家六口之食。亡丁男一人之事。古者庶人蓋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故命曰布衣。及其後則絲裏枲表。直領無褱。袷合不緣。夫羅紈繡者。人君后妃之服也。

繭紉練者。婚姻之嘉飭也。是以文繪薄織。不粥於市。今富者緝繡羅紈。中者素錦冰。常民而被后妃之服。褻人而居婚姻之飾。夫紈素之賈倍織。織之用倍紈也。古者椎車無柔。棧輿無植。及其後木輪不衣。長穀數幅。蒲薦苴蓋。蓋無染絲之飾。大夫士則單複木具。盤韋柔革。常民染輿大輪蜀輪。今庶人富者。銀黃華左。橫結綏輶。中者錯鑲塗采。璠斲飛鈴。古者鹿喪皮冒。蹄足不去。及其後。大夫士狐貉縫腋。羔麕豹祛。庶人則毛袴袷形。樸羝皮傳。今富者鼈龜孤白。兔裘。中者鬪衣金縷。燕鼈代黃。古者庶人賤騎繩控。革鞮皮屨而已。及其後。革鞍釐成。鉄鑰不飾。今富者犢耳。銀鑷韞黃金。琅勒鬪繡。弁汗垂珥。胡鮮。中者染韋。紹系采。畫暴乾。古者汙尊。坏飲。蓋無爵觴樽俎。及其後。庶人器用。卽竹柳陶匏而已。唯瑚璉觴豆。而彫文彤漆。今富者銀口黃耳。金疊玉鐘。中者舒玉紵器。金錯蜀杯。夫一文杯得銅杯十。賈賤而用不殊。箕子之譏。始在天子。今在匹夫。古者燔黍食稗。而燂豚以相饗。其後鄉人飲酒。老者重豆。少者立食。一醬一肉。旅飲而已。及其後。賓婚相召。則豆羹白飯。蒸膾熟肉。今民間酒食。殺旅重疊。燔炙滿案。臚醢膾脍。麇卵鶉鷄。橙拘鮓醢。醢衆物雜味。古者庶人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晨昏力作。夜以繼日。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非腰臘不休息。非祭祀無酒肉。今賓昏酒食。接連相因。折醒什半。棄事相隨。慮無乏日。古者庶人糗食藜藿。非鄉飲酒。腰臘祭祀。無酒肉。故諸侯無故不殺牛羊。大夫士無故不殺犬豕。今閭巷縣伯。仟伯屠沽。無故烹殺。相聚野外。負粟而往。挈肉而歸。夫一豕之肉。得中年之收。十五斗粟。當丁男半月之食。古者庶人魚菽之祭。春秋脩其祖祠。士一廟。大夫三。以時有事于五祀。蓋無出門之祭。

今富者所名。嶽望山川，推牛擊鼓，戲娼儂像。中者南居當路，水上營臺，屠羊殺狗，鼓瑟吹笙。貧者鷄豕五芳，衛保散臘，傾蓋社場。古者德行求福，故祭祀而寬仁義求吉，故卜筮而希。今世俗寬於行而求於鬼，怠於禮而篤於祭，媿親而貴勢，至妄而信日聽，訑言而幸得出實物而享虛福。古者君子夙夜孳孳，思其德，小人晨昏孜孜，思其力，故君子不素餐，小人不空食，世俗飾僞行詐，爲民巫祝，以取釐謝，堅頰健舌，或以成業致富，故憚事之人，釋之相學，是以街巷有巫，閭里有祝。古者無杠櫛之寢，牀移之案，及其後世，庶人卽采木之杠，葉華之櫛，士不斤成，大夫葦莞而已。今富者黼繡帷幄，塗屏錯跗，中者綿綈高張，采畫丹漆。古者皮毛草蓐，無茵席之加，旃蓐之美，及其後，大夫士復薦草綠，蒲平單莞，庶人卽草蓐索經，單茵蘧蔕而已。今富者繡茵翟柔，蒲子露林，中者獮皮代旃，闕坐平莞，古者不粥糲，不市食，及其後，則有屠沽沽酒，市脯魚鹽而已。今熟食徧列，殺施成市，市業墮怠，食必趣時，楊豚韭卵，狗膾馬膾，煎魚切肝，羊淹鷄寒，蠋馬略日，塞捕庸脯，脯羔豆賜，鷲臙雁羹，自鮑其瓠，熟梁和炙。古者土鼓，由枹擊木，拊石，以盡其歡，及後卿大夫有管磬，士有瑟琴，往者民間酒食，各以黨俗，彈箏鼓缶而已。無要妙之音，變羽之轉。今富者鍾鼓五樂，歌兒數曹，中者鳴竽調琴，鄭儂趙謳，古者瓦棺容尸，木板塋周，足以收形骸，藏髮齒而已。及其後，桐棺不衣，采椁不斷。今富者繡牆題湊，中者梓棺榿椁，貧者畫荒衣袍，繪囊緹囊。古者明器，有形無實，示民不用也。及其後，則有醢醢之藏，桐馬偶人，彌祭，其物不備。今厚資多藏，器用如生人，郡國繇吏，素桑椹，偶車檣輪，匹夫無貌，頌桐人衣執綈。古者不封不樹，反虞祭於寢，無壇宇之居，廟堂之位，及其後，則封之，庶人

之墳半仞。其高可隱。今上者積土成山。列樹成林。臺榭連閣。集觀增樓。中者祠堂屏閣。垣闕罽罍。古者隣有喪。春不相杵。巷不歌謠。孔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謠。今俗因人之喪。以求酒肉。幸於小坐。而責辨歌舞俳優。連笑伎戲。古者男女之際。尚矣。嫁娶之服。未之以記。及虞夏之後。蓋表布內絲。骨笄象珥。封君夫人。加錦尙裝而已。今富者皮衣朱貉。繁路環佩。中者長裾交褱。璧端簪珥。古事生盡愛。送死盡哀。故聖人爲制節。非虛加之。今生不能致其愛敬。死以奢侈相高。雖無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幣者。則稱以爲孝。顯名立於世。光榮著於俗。故黎民相慕効。至於廢屋賣業。古者夫婦之好。一男一女。而成家室之道。及後士一妾。大夫二。諸侯有姪婦九女而已。今諸侯百數。卿大夫十數。中者侍御。富者盈室。是以女或曠怨。失時。男或放死。無匹。古者凶年不備。豐年補敗。仍舊貫而不改作。今工異變。而吏殊心。壞敗成功。以匿厥意。意極乎功業。務存乎面目。積功以市譽。不恤民之急。田野不辟。而飾亭落。邑居邱墟。而高其郭。古者不以人力狗於禽獸。不奪民財。以養狗馬。是以財衍而力有餘。今猛獸奇蟲。不可以耕耘。而令當耕耘者。養食之。百姓或短褐不完。而犬馬刷文繡。黎民或糠糲不接。而禽獸食肉。古者人君敬事愛下。使民以時。天子以天下爲家。臣妾各以其時供公職。今古之通義也。今縣官多畜奴婢。坐粟衣食。私作產業。爲姦利。力作不盡。縣官失實。百姓或無斗筲之儲。官奴累百金。黎民昏晨不釋事。奴婢垂拱遨遊也。古者親近而疏遠。貴所同而賤非類。不賞無功。不養無用。今蠻貊無功。縣官居肆。廣屋大第。坐粟衣食。百姓或旦暮不贍。蠻夷或厭酒肉。黎民汗汗力作。今蠻夷交脛肆踞。古者庶人鹿菲草芟。縮絲尙韋而已。

及其後則葦下不借。鞮鞢革鳥。今富者革中名工。輕靡使容。執事剝下。越端縱緣。中者鄧里間作。嗣直秦
墜。婢妾韋沓絲履。走者茸芟狗官。古聖人勞躬養神。節欲適情。尊天敬地。履德行仁。是以上天歆焉。永其
世而豐其年。故堯秀眉高彩。享國百載。及秦始皇覽怪迂。信禱祥。使盧生求羨門高。徐市等入海求不死
之藥。當此之時。燕齊之士。釋飯耒。爭言神仙。方士於是趨咸陽者以千數。言仙人食玉飲珠。然後壽與天
地相保。於是數巡狩五嶽濱海之館。以求神仙蓬萊之屬。數幸之郡縣。富人以貨佐。貧者築道旁。其後小
者亡。大者藏匿。吏捕索掣頓。不以道理。名宮之旁。廬舍邱落。無生苗立樹。百姓離心。怨思者十有半。書
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故聖人非仁義不載於己。非正道不御於前。是以先帝誅文成五利等。宣帝
建學官。親近忠良。欲以絕怪惡之端。而昭至德之塗也。宮室奢侈。林木之蠹也。器械雕琢。財用之蠹也。衣
服靡麗。布帛之蠹也。狗馬食人之食。五穀之蠹也。口腹從恣。魚肉之蠹也。用費不節。府庫之蠹也。漏積不
禁。田野之蠹也。喪祭無度。傷生之蠹也。墮成變故。傷功。工商上通。傷農。故一杯棬用百人之力。一屏風就
萬人之功。其爲害亦多矣。目修於五色。耳營於五音。體極輕薄。口極甘脆。功積於無用。財盡於不急。口腹
不可爲多。故國病聚不足。卽政怠。人病聚不足。則身危。

荀子對應候論秦

應候問荀卿曰。入秦何見。荀卿曰。其固塞險。形勢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勝也。入境觀其風俗。
其百姓朴。其聲樂不流污。其服不祓。甚畏有司而順。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肅然。莫不恭儉敦敬。

忠信而不枯。古之吏也。入其國。觀其士大夫。出於其門。入於公門。出於公門。歸於其家。有無私事也。不比周。不朋黨。偶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觀其朝廷。其間聽決。百事不留。恬然如無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是所見也。故曰。佚而治。約而詳。不煩而功。治之至也。秦頽之矣。雖然。則甚有其謬也。兼數具者而盡有之。然而縣之以王者之功名。則倜倜然其不及。遠矣。是何也。則其殆無儒耶。故曰。粹而王。駁而霸。無一焉而亡。此亦秦之所短也。

師曠論齊桓公新序

晉平公問於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功乎。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縫。賓胥無善純緣。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侍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善斷割之。隰朋善煎熬之。賓胥無善齊和之。羹以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飶之。亦君之力也。純音準。緣音懸。

淮南論五遁

凡亂之所由生者。在流通。流通之所生者。五大構駕。興宮室。延樓棧道。雞棲井幹。櫛椽構榑。以相支持。木巧之飾。盤紆刻儼。羸鏤雕琢。詭文回波。洵游灑洩。菱杼紆抱。芒繁亂澤。巧僞紛拏。以相摧錯。此遁於木也。鑿汗池之深。肆眇崖之遠。來谿谷之流。飾曲岸之際。積牒旋石。以純修碕。抑洩怒瀨。以揚激波。曲拂遭迴。以像馮活。益樹蓮菱。以食魚鼈。鴻鷄稻梁饒餘。龍舟以首。浮吹以娛。此遁於水也。高築城郭。設樹險阻。崇臺榭之隆。侈苑囿之大。以窮要妙之望。魏闕之高。上際青雲。大廈。曾加擬於崑崙。修爲牆垣。甬道相連。殘

高墁下，積土爲山，接徑歷遠，直道夷險，終日馳驚，而無蹟蹈之患，此遁於土也。大鍾鼎，美重器，華蟲疏鏤，以相繆軫，寢兕伏尾，蟠龍連組，焜昱錯眩，昭耀輝，偃蹇蓼科，曲成文章，雕琢之飾，鍛錫文鏡，乍晦明，抑微滅，瑕霜文，沈居若箴，遶蔭纏錦，綿穴以數而疏，此遁於金也。煎熬焚炙，調齊和之適，以窮荆吳甘酸之變，焚林而獵，燒燎大木，鼓鑿吹埵，以銷銅鐵，靡流堅鍛，無厭足日，山無峻幹，林無柘梓，燎木以爲炭，燔草而爲灰，野莽白素，不得其時，上撩天光，下殄地財，此遁於火也。此五者一足以亡天下矣。

南宮邊子論周公封魯說

辛櫟見魯穆公曰：周公不如太公之賢也。穆公曰：子何以言之？辛櫟對曰：周公擇地而封曲阜，太公擇地而封營邱，爵土等，其地不若營邱之美，人民不若營邱之衆，不徒若是，營邱又有天固，穆公心慙不能應也。辛櫟趨而出，南宮邊子入，穆公具以辛櫟之言語南宮邊子。南宮邊子曰：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龜曰：子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子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周公卜居曲阜，其命龜曰：作邑乎山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季孫行父之戒其子也，曰：吾欲室之，俠於兩社之間也。使吾后世有不能事上者，使其替之，益速如是，則曰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安在擇地而封哉？或示有天固也。辛櫟之言，小人也，子無復道也。

呂覽論封建

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宮，擇宮之中而立廟，天子之地，方千里以爲國，所以極治

任也。非不能大也。其大不若小。其多不若少。衆封建以建。非以私賢也。所以便勢全威。所以博義。義博利則無敵。無敵者安。故觀於上世。其封建衆者。其福長。其名彰。神農十七世有天下。與天下同之也。王者之封建也。彌近彌大。彌遠彌小。海上有十里之諸侯。以大使小。以少使輕。以衆使寡。此王者之所以室也。故曰。以勝費則勞。以鄙魯則逸。以宋鄭則猶倍日而馳也。以齊楚則舉而加綱旃而已矣。所用彌大。所欲彌易。湯其無郟。郟。湯之本國。武其無岐。賢雖十全。不能成功。湯武之賢。而猶籍知乎勢。又况不及湯武者乎。

呂覽論察言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樂正變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欲以樂傳教天下。乃令重黎舉變於草莽之中而進之。舜以爲樂正。變於是。正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大服。重黎又欲益求人。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得食之節也。故唯聖人爲能和樂之本也。變能和之以平天下。若變者。一而足矣。故曰。變一足。非一足也。宋之丁氏。家無井而出溉汲。常一人居外。及其家穿井。告人曰。吾穿井得一人。有聞而傳之曰。丁氏穿井得一人。國人道之。聞於宋君。宋君使人問之。丁氏對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於井中也。子夏之晉。過衛。有讀史記者曰。晉師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己與三相近。亥與豕相近。至於晉而問之。曰。晉師己亥渡河也。辭多類非而是。多類是而非。是非之經。不可不分。此聖人之所慎也。

楊子雲論秦并六國

或問六國並其已久矣。迄始皇三載而咸。句時激地保人事乎。曰。具請問事。曰。孝公以下。強兵力農。以蠶

食六國事也保。句曰東溝大河南阻高山西采雍梁北鹵涇垣便則申否則蟠保也激。句曰始皇方斧將相方刀六國方木將相方肉激也。

荀子論義利

義與利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義也。雖桀紂亦不能去民之義。然而能使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義勝利者爲治世。利克義者爲亂世。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通財貨。有國之君不息牛羊。錯質之臣不息雞豕。家鄉不修幣。大夫不爲場園。從士以下皆羞利而不與民爭業。樂分施而恥積藏。然故民不困財。貧窶者有所甯乎。

荀子論強弱

用強者人之城守。人之出戰。而我以力勝之也。則傷人之民必甚矣。傷人之民甚。則人之民惡我必甚矣。人之民惡我甚。則日欲與我鬪。人之城守。人之力戰。而我以力勝之。則傷吾民必甚矣。傷吾民甚。則吾民惡我必甚矣。吾民之惡我甚。則日不欲爲我鬪。人之民日欲與我鬪。吾民日不欲爲我鬪。是強者之所以反弱也。地來而民去。累多而功少。雖守者益所以者損。是以大者之所以反削也。右出荀子王制篇。據論王體。而此段論論精確。又辭密致。如寶塔層出。玉環無端。可日誦之以爲警策也。

荀子論諸子

慎子有見於後。無見於先。老子有見於詘。無見於信。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有後而無先。則羣衆無門。有詘而無信。則貴賤不分。有齊而無畸。則政令不施。有少而無多。則羣衆不化。天論 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申子蔽於勢而不知知。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故由用謂之道盡利也。由俗謂之道盡噓也。由法謂之道盡數矣。由勢謂之道盡便矣。由辭謂之道盡論矣。由天謂之道盡因矣。此而數具者。皆道之一隅也。夫道者體常而盡變。一隅不足舉之。曲知之人。觀於道之一隅。猶未之能識也。解蔽篇

荀子論精藝

好書者衆矣。而倉頡獨傳者一也。好稼者衆矣。而后稷獨傳者一也。倕作弓。浮游作矢。而羿精於射。奚仲作車。乘杜作馬。而造父精於御。自古及今。未能兩能而精者也。曾子曰。是其庭可以搏鼠。惡能與我歌乎。

荀子論子發辭賞

公孫子曰。子發將西伐蔡。克蔡。獲蔡侯歸。致命曰。蔡侯奉其社稷而歸之楚。屬二三子而理其地。既。楚具賞。子發辭曰。發誠布令而敵退。是主威也。舉相攻而敵退。是將威也。合戰用力而敵退。是衆威也。臣舍不宜以衆威受賞。譏之曰。子發之致命也。悲。其辭賞也。固。夫尙賢使能。賞有功。罰有罪。非獨一人之爲也。彼先王道也。一人之本也。善善惡惡之應也。治必由之。古今也。古者明王之舉大事。立大功也。大事已博。大功已立。則君享其成。羣臣享其功。士大夫益爵。官人益祿。庶人益地。是以爲善者難爲不勝者沮。上下一

心。三軍同力。是以事成而成名大也。今子發獨不然。反先王之道。亂楚國之法。墮興功之臣。恥受賞之屬。按獨以爲私靡。豈不過甚矣乎。故曰。子發之致命也。甚其辭賞也。固。

孫伯論吳亡

石益謂孫伯曰。吳將亡矣。吾子亦知之乎。孫伯曰。晚矣。子之知之也。吾何爲不知。石益曰。然則子不以諫。孫伯曰。昔桀罪諫者。紂焚聖人。剖王子比干之心。袁氏之婦。絡而失其紀。其妾告之。怒弃之。夫亡者。豈斯人知其過哉。

八公論秦亡

秦皇挾錄圖。見其傳曰。亡秦者胡也。因發卒五十萬。使蒙公楊翁將築修城。西屬流沙。北擊遼水。東結朝鮮。中國內郡。車而餉之。又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爲五軍。塞鐔城之領。一軍守嶷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郡。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三年不解甲。施弩。使監祿無以轉餉。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以與越人戰。殺西嘔君。譯吁宋。而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爲秦虜。相置桀驥以爲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睢。伏尸流血數十萬。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男子不得修農畝。婦人不得麻考繷。羸弱服格於道。大夫箕會於衢。病者不得養。死者不得葬。於是陳勝起於大澤。奮臂大呼。天下席卷。而至於戲下。劉項興義兵。隨而定。若折槁振落。遂失天下。禍在備胡而利越也。欲知築城以備亡。不知築修城之所亡也。發適戍以備越。而不知難從中發也。夫鵠先識歲之多風也。去高木而

巢扶枝。大人過之則探殼。嬰兒過之則挑其卵。知備遠難而忘近患。故秦之設備也。烏鵲之智也。

楊子雲論李仲元

或問子蜀人也。請人曰。有李仲元者。人也。其爲人也。奈何。曰。不屈其意。不累其身。曰。是夷惠之徒歟。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也。如是則奚名之不彰也。曰。無仲尼。則西山之餓夫。與東國之緇臣。惡乎聞曰。王陽貢禹。遇仲尼乎。曰。明星皓皓。華藻之力也。曰。若是則奚爲不自高。曰。皓皓者。己也。引而高之者。天子也。子欲自高邪。仲元。世之師也。見其貌者。肅如也。聞其言者。愀如也。觀其行者。穆如也。但聞以德誦人矣。未聞以德誦於人也。仲元。畏人也。或曰。育賁。曰。育賁也。人畏其力。而侮其德。請修曰。非正不視。非正不聽。非正不言。非正不行。夫能正其視聽言行者。昔吾先師之所畏也。如是。視不視。聽不聽。言不言。行不行。雖有育賁。其猶侮諸。

宋玉荅或問新序

宋玉事楚襄王。而不見察。意氣不得。形於顏色。或謂曰。先王何談說之不揚。計畫之疑也。宋玉曰。不然。子獨不見夫元鰲乎。當其居桂林之中。峻葉之上。從容游戲。超騰往來。龍興而鳥集。悲嘯長吟。當此之時。雖羿逢蒙。不得正目而視也。及其在枳棘之中也。恐懼而捍慄。危視而踐行。衆人皆得意焉。此皮筋非加急而體益短也。處勢不便故也。夫處勢不便。豈可以量功校能哉。詩不云乎。駕彼四牡。四牡項領。夫久駕而長。不得行項領。不亦宜乎。易曰。臀無膚。其行趨趨。此之謂也。

宋玉讓友新序

宋玉因其友以見於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宋玉讓其友。其友曰。夫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婦人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子之事王未耳。何怨我。宋玉曰。不然。昔者齊有良兔。曰東郭媿。蓋一旦而走五百里。於齊有良狗。曰韓盧。亦一旦而走五百里。使之遙見而指屬。則雖韓盧不及衆兔之塵。若躡迹而縱縲。則雖東郭媿亦不能離。今子之屬臣也。躡迹而縱縲。與。遙見而指屬。與。詩曰。將安將樂。弃我如遺。此之謂也。其友人曰。僕人有過。僕人有過。

古雋卷第四

紂湯使伊尹就桀呂覽

桀爲無道。暴戾頑貪。天下顛恐而患之。言者不同。紛紛分分。其情難得。干辛桀之誤。任威。凌轢諸侯。以及兆民。賢良譁怨。殺彼龍逢。以服羣凶。衆庶泯泯。皆有遠志。莫敢直言。其生若驚。大臣同患。弗周而畔。桀愈自賢。矜過善非。主道重塞。國人大崩。湯乃惕懼。憂天下之不甯。欲令伊尹往視曠夏。恐其不信。湯由親自射伊尹。伊尹奔夏三年。反報于亳曰。桀迷惑於末嬉。好彼琬琰。不恤其衆。衆志不堪。上下相疾。民心積怨。皆曰。上天弗恤。夏命其卒。湯謂伊尹曰。若告我曠夏。盡如詩。湯與伊尹盟。以示必滅夏。伊尹又復往視曠夏。聽於末嬉。末嬉言曰。今昔天子。夢西方有日。東方有日。兩相與聞。西方日勝。東方日不勝。伊尹以告湯。適涸旱。湯猶發師。以信伊尹之盟。令師從東方出。於國西以進。未接刃而桀走。

紂武王使人候殷呂覽

武王使人候殷。反報岐周曰。殷其亂矣。武王曰。其亂焉至。對曰。讒匿勝良。武王曰。尙未也。又復往。反報曰。其亂加矣。武王曰。焉至。對曰。賢者出走。武王曰。尙未也。又往。反報曰。其亂甚矣。武王曰。焉至。對曰。百姓不敢誹怨矣。武王曰。嘻。遽告太公曰。讒匿勝良。命曰戮。賢者出走。命曰崩。百姓不敢誹怨。命曰形勝。其亂至矣。不可以駕矣。選車三百。虎賁三千。至鮪水。商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西伯將何之。無欺我也。

武王曰。不子欺。將之殷也。膠鬲曰。竭也。何。至。武王曰。將以甲子日至殷郊。子以是報矣。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軍師皆曰。卒病。請休之。武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令膠鬲不信也。膠鬲不信。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武王果以甲子至。

敘武王定殷

武王之誅紂也。行之日。以兵忌東面而迎太歲。至汜而汜。至懷而懷。至共頭而山隱。霍叔懼曰。出三日而五災至。無乃不可乎。周公曰。剝比干而囚箕子。飛廉惡來知政。夫又烏有不可焉。遂選馬而進。朝食于戚。暮宿于百泉。厭旦於牧之野。厭。掩也。夜掩於日未明以前也。猶云遮明。鼓之而紂卒易鄉。遂乘般人而進。誅紂。

敘周宣王殺杜伯

周杜國之伯。名爲恆。爲周大夫。宣王之妾曰女鳩。欲通之。杜伯不可。女鳩訴之。宣王曰。恆竊與妾交。宣王信之。囚杜伯于焦。使薛甫與司工錡殺杜伯。其友左儒九諫而王不聽。左儒死之。杜伯既死。卽爲人見。王曰。恆之罪何哉。召祝而以杜伯語告之。祝曰。始殺杜伯。誰與王謀之。王曰。司工錡也。祝曰。何不殺錡以謝。宣王乃殺錡。使祝以謝杜伯。錡與伯皆爲人而至。曰。臣何罪之有。宣王告王甫曰。祝也。與我謀而殺人。吾所殺者。又皆爲人而見。當奈何乎。皇甫曰。殺祝以謝。宣王乃殺祝以兼謝焉。又無益也。皆爲人而至。祝亦曰。我焉知之。奈何以此爲罪而殺臣也。後三年。遊于圃田。從人滿也。日中。杜伯乘白馬表衣。司工錡爲左。祝爲右。朱衣朱冠。起于道左。執朱弓朱矢。以射宣王。中心折脊。伏于弓衣而死。

右出楨之推寬遠志。然北齊之世。豈有此舉力哉。
蓋國語刪去之餘。而之推推善之耳。當表出之。

敍韓裼子不祈河

韓裼子濟於河。津人告曰。夫人過於此者。未有不快。俟祭封域之內。大夫祭其親。士祭其祖。福也。未得事河伯也。津人申楫。舟中水而運。津人曰。向也役人固已告矣。夫子不聽。役人之言也。今舟中水而運。甚殆。治裝而下遊乎。韓子曰。吾不爲人之惡我而改吾志。不爲我將死而改吾議。言未已。舟泆然行。韓裼子曰。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鬼神且不回。況於人乎。

敍王孫商反趙說苑

趙簡子使成何涉他。與衛靈公盟於鄆澤。靈公未喋盟。成何涉他。接靈公之手而搏之。靈公怒。欲反趙。王孫商曰。君欲反趙。不如與百姓同惡之。公曰。若對曰。請命臣令於國曰。有姑姊妹女者。家有一人。質於趙。百姓必怨君。因反之矣。君曰。善。乃令之。三日遂徵之。五日而令畢。國人巷哭。君乃召國大夫而謀曰。趙爲無道。反之可乎。大夫皆曰。可。乃出西門。閉東門。趙氏聞之。縛涉他而斬之。以謝於衛。成何走燕。子貢曰。王孫商可謂善謀矣。憎之而能害之。有患而能處之。欲用民而能附之。一舉而三物俱至。可謂善謀矣。

敍宋就瓜亭息爭新序

梁大夫有宋就者。嘗爲邊縣令。與楚隣界。梁之邊亭。與楚之邊亭。皆種瓜。各有數。梁之邊亭人。劬力數灌其瓜。瓜美。楚人竊而稀。灌其瓜。瓜惡。楚令因以梁瓜之美。怒其亭瓜之惡也。楚亭人心惡梁亭之賢已。因

往夜竊搔梁亭之瓜。皆有死焦者矣。梁亭覺之。因請其尉。亦欲竊往報搔。楚亭之瓜。尉以請宋就。就曰。惡。是何可構怨禍之道也。人惡亦惡。何褊之甚也。若我教子。必每暮令人往竊。爲楚亭夜善灌其瓜。勿令知也。於是梁亭乃每暮夜竊灌楚亭之瓜。楚亭旦而行瓜。則又皆以灌矣。瓜日益美。楚亭怪而察之。則乃梁亭也。楚令聞之大悅。因具以聞楚王。楚王聞之。愬然愧。以意自閔也。告吏曰。徵搔瓜者。得無有他罪乎。此梁之陰讓也。乃謝以重幣。而請交於梁王。楚王時稱。則祝梁王以爲信。故梁楚之歎。由宋就始。語曰。轉敗而爲功。因禍而爲福。老子曰。報怨以德。此之謂也。夫人旣不善。胡足效哉。

敘楚屠羊說辭賞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言。王曰。強之。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綦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說曰。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敘趙襄子襲代呂覽

趙簡子病，召太子而告之曰：我死，已葬，服衰而上夏屋之山以望。太子敬諾。簡子死，已葬，服衰，召大臣而告之曰：願登夏屋以望。大臣皆諫曰：登夏屋以望，是遊也。服衰以遊，不可。襄子曰：此先君之命也。寡人弗敢廢。羣臣敬諾。襄子上於夏屋以望代俗，其樂甚美。於是襄子曰：先君必以此教之也。及歸，慮所以取代，乃先善之。代君好色，請以其弟婦妻之。代君許諾。弟婦已往，所以善代者乃萬故。馬郡宜馬，代以善馬奉襄子。襄子謁於代君而請觴之。馬郡畫先令舞者置兵其羽中數百人，先具大金斗，代君酒酣，反斗而擊之，一成腦塗地。舞者操兵以聞，盡殺其從者，因以代君之車迎其妻，妻遙聞之狀，磨笄以自刺。

敘士尹池覘宋呂覽

士尹池爲荆使於宋，司城子罕觴之。南家之墻，鑿於前而不直，西家之潦，徑其宮而不止。士尹池問其故。司城子罕曰：南家宮人也，爲鞵百也。鞵、履也。吾將徙之。其父曰：吾恃爲鞵以食三世矣，今徙之，是宋國之求鞵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憂吾不食也。爲是故，吾弗徙也。西家高，吾宮庖，潦之經吾宮也，利，故弗禁也。士尹池歸，荆王適興兵而攻宋。士尹池諫於荆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能得民，仁者能用人。荆國攻之，其無功而爲天下笑乎？故釋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修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乎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謂乎？宋在大三萬乘之間，子罕之時，無所相侵，邊境四益，相平公元公景公以終其身，其唯仁且節與。

敘郈成子卹右宰穀臣呂覽

郈成子爲魯聘於晉。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送之以璧。顧反過而弗辭。其僕曰：「曷者？」右宰穀臣之觴吾子也。甚懼。今候也。深過而弗辭。郈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懼也。陳樂而不樂，告我憂也。酒酣而送之，我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是觀之，衛其有亂也乎？」倍衛三十里，聞甯喜之難作，右宰穀臣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異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返其璧，孔子聞之曰：「夫智可以微謀，仁可以託財者，其郈成子之謂之深過。」

公孫龍進善呼者淮南子

昔者公孫龍在趙之時，謂弟子曰：「人而無能者，龍不能與遊。有客衣褐帶索而見曰：『臣能呼。』公孫龍顧謂弟子曰：『門下故有能呼者乎？』對曰：『無有。』公孫龍曰：『與弟子之籍，後數日往說燕王。』至於河上，而航在一汜，使善呼之一呼而航來，故聖人之處世，不逆有伎能之士。故老子曰：『人無棄人，物無棄物，是謂襲明。』」

田鳩說秦王同上

墨者有田鳩者，欲見秦惠王，約車申留於秦，周年不得見。客有言之楚王者，往見楚王，楚王甚悅之，子以節使於秦。王因見子之將軍節，惠王而悅之，出舍，喟然而歎，告從者曰：「吾留秦三年，不得見，不識道之可以從楚也。物故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者，故大人之行不掩，以繩至所極而已矣。此所謂筭子鼻飛而維繩者。」

薛燭說劍

昔者越王勾踐有寶劍五。聞于天下。客有能相劍者名燭。王召而問之曰。吾有寶劍五。請以試之。薛燭對曰。愚理不足。王請不得已。乃若召掌者。王使取堯曹。薛燭對曰。豪曹非寶。夫寶劍五色。並見。莫能相勝。豪曹檀名矣。非寶劍也。王曰。取巨闕。薛燭曰。非寶劍也。寶劍者。和同而不離。今巨闕已離矣。非寶劍也。王曰。然。巨闕初成之時。吾坐于露臺之上。宮人有四駕白鹿而過者。車奔馬驚。吾引劍而指之。四駕上飛揚。不知其絕也。穿銅斧。絕鐵鏗。胥中決如糝米。故曰巨闕。王取鈍鈎。薛燭聞之。忽如敗。有頃。懼如悟。下階而深。帷簡衣而坐望之。手振拂揚其萃。梓如芙蓉始出。觀其鋒。爛如日星之行。觀其光。渾渾如水之溢於漉。觀其斷。山巖如瑣石。觀其財。煥煥如冰釋。此所謂純鈎耶。王曰。是也。客有直之者。有市之鄉二。駿馬千疋。千戶之都二。可乎。薛燭對曰。不可。當造此劍之時。赤董之山。破而出錫。若邪之溪。涸而出銅。雨師掃灑。雷公繫囊。蛟龍捧鍾。天帝裝炭。太一下觀。天精下之。毆冶乃因。天之精神。悉其伎巧。造爲大刑三。小刑二。一曰。洪盧。二純鈎。三曰。勝邪。魚腸。洪盧無道。子女死。殺生以送之。洪盧之劍。將首魁漂而存焉。秦王聞而求不得。與師繫楚。曰。與我洪盧之劍。還師去汝。楚王不與。時閻廬又以魚腸之劍刺吳王僚。使披腸夷之甲。三事閻廬。使專諸爲秦炙魚者。引劍之。遂弑王僚。此其小試於敵邦。未見其大用於天下也。赤廬之山。已合。若邪溪深而不測。羣神不下。歐冶子卽死。雖復傾城量金。珠玉竭河。猶不能得此一物。有市之鄉二。駿馬千疋。千戶之都二。何足言哉。

李園納媚

昔者楚考烈王相春申君吏李園。園女弟女環謂園曰。我聞王老無嗣。可見我與春申君。我欲假於春申君。我得見於春申君。徑得見於王矣。園曰。春申君貴人也。千里之佐。吾何託敢言。女環曰。卽元不我汝求。謁于春申君。才人告遠道客。請歸待之。彼必問汝。汝家何等遠道客者。因對曰。園有女弟。魯相聞之。使使者來求之。園才人使告園者。彼必有問汝。汝弟何能。對曰。鼓琴讀書通一經。故彼必見我。園曰。諾。明日辭春申君。才人有遠道客。請歸待之。春申君果問汝家等遠道客。對曰。園有女弟。魯相聞之。使使求之。春申君曰。何能。對曰。能鼓琴讀書通一經。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明日使待於離亭。園曰。諾。既歸告女環曰。吾辭於春申君。許我明日夕待於離亭。女環曰。園宜先供待之。春申君到。馳人呼女環到。黃昏。女環至。大縱酒。女環鼓琴曲未終。春申君大悅。留宿。明日。女環謂春申君曰。妾聞王老無嗣。屬邦於君。君外淫。不顧政事。使王聞之。君上負於王。使妾兒不負於夫人。爲之奈何。無泄此。曰。君召而戒之。春申君以告官屬。莫有聞淫女也。皆曰。諾。與女環通。未終月。女環謂春申君曰。妾聞王老無嗣。今懷君子一月矣。可見妾於王。幸產子男。君卽王公也。而何爲佐乎。君戒念之。五日而道之。邦中有好女中。相可屬嗣者。烈王曰。諾。卽召之。烈王悅。取十月產子男。十年。烈王死。幽王嗣立。女環使園與春申君相之。三年。然後告園以吳封春申君。使備東邊。園曰。諾。卽封春申君於吳。幽王復懷王使張儀詐殺之。懷王子頃襄王。秦始皇帝使王翦滅之。

禮八音解說明帝

金音鏗鏘以立橫。橫以勁武。故金音正則人思武矣。石聲磴磴以致死。故石音正則人思守節矣。絲音衰。

衰以立廉。廉以立志。絲音正則人將立操矣。竹音濫。濫以立會。會以取聚。竹音正則人思和洛矣。土音濁。濁以立太。太以含育。土音正則人思寬厚矣。革音謹。謹以進衆。革音正則人思毅勇矣。匏音啾。啾以立清。清以忠志。匏音正則人思愛恭矣。木音直。直以立正。正以寡欲。木音正則人思潔己矣。

八風辯服虔

八卦之風。乾音石。其風不周。坎音革。其風廣莫。艮音匏。其風融。震音竹。其風明庶。巽音木。其風清明。離音絲。其風景。坤音土。其風涼。兌音金。其風闐闐。易緯通卦驗云。立春調風至。春分明庶風至。立夏清明風至。夏至景風至。立秋涼風至。秋分闐闐風至。立冬不周風至。冬至廣莫風至。風體一也。逐天氣。隨八節。而爲之立名耳。調與融。一風二名。昭十八年傳曰。是謂融風。是其調融同也。樂緯云。坎主冬至。樂用管。艮主立春。樂用埙。震主春分。樂用鼓。巽主立夏。樂用笙。離主夏至。樂用絃。坤主立秋。樂用祝。故此八方之音。既有二說。未知孰是。故兩存焉。立春至春分爲震。春分至立夏爲巽。立夏至夏至爲離。夏至至立秋爲坤。立秋至秋分爲兌。秋分至立冬爲乾。正冬冬至爲坎。冬至至春分爲艮。每節四十五日。

古雋卷第五

上秦皇言韓可舉書韓非子

臣竊願陛下之幸熟圖之。夫攻伐而使從者聞焉，不可悔也。詔以韓客之所上書，言韓之未可舉下。臣斯甚以爲不然。秦之有韓，若人之有腹心之病也。虛處則惏然，若居濕地者而不去，以極走則發矣。夫韓雖臣於秦，未嘗不爲秦病。今若有卒報之事，韓不可信也。秦與趙爲難，荆蘇使齊，未知何如。以臣觀之，則齊趙之交，未必以荆蘇絕也。若不絕，是悉趙而應二萬乘也。夫韓不服秦之義而服於強也。今專於齊趙，則韓必爲腹心之病而發矣。韓與荆有謀，諸侯應之，則秦必復見崎塞之患，非之來也。未必不以其能存韓也。爲重於韓也。辯說屬辭，飾非詐謀，以釣利於秦，而以韓利闕陛下。秦韓之交親，則非重矣。此自便之計也。臣視非之言，文其淫說，靡辯才甚。臣恐陛下淫非之辯，而聽其盜心，因不詳察事情。今以臣愚議，秦發兵而未名所伐，則韓之用事者，以事秦爲計矣。臣斯請往見韓王，使來入見大王，見因納其身而勿遣，稍召其社稷之臣，以與韓人爲市，則韓可深割也。因今象武發東郡之卒，闕兵於境上，而未名所之，則齊人懼而從蘇之計，是我兵未出，而勁韓以威擒，強齊以義從矣。聞於諸侯也。趙氏破膽，荆人狐疑，必有忠計。荆人不動，魏不足患也。則諸侯可蠶食而盡。趙氏可得與敵矣。願陛下幸察愚臣之計，無忽。

上韓王書

秦遂遣斯使韓也。李斯往詔韓王，未得見。因上書曰：昔秦韓戮力一意，以不相侵。天下莫敢犯。如此者數世矣。前世五諸侯嘗相與共伐韓，秦發兵以救之。韓居中國地，不能滿千里，而所以得與諸侯班位於天下，君臣相保者，以世世相教事秦之力也。先時五諸侯共伐秦，韓反與諸侯先為鴈行，以嚮秦軍於關下矣。諸侯兵力極，無奈何。諸侯兵罷，杜倉相秦，起兵發將，以報天下之怨，而先攻荊，荊令尹患之，曰：夫韓以秦為不義，而與秦兄弟，共苦天下，己又背秦，先為鴈行以攻關，韓則居中國，展轉不可知。天下共割韓上地十城以謝秦，解其兵。夫韓嘗一背秦，而國迫地侵，兵弱至今，所以然者，聽姦臣之浮說，不權事實，故雖殺戮姦臣，不能使韓復強。今趙欲聚兵士卒，以秦為事，使人來借道，言欲伐秦，欲伐秦，其勢必先韓而後秦。且臣聞之，唇亡則齒寒。夫秦韓不得無同憂，其形可見。魏欲發兵以攻韓，秦使人將使人於韓，今秦王使臣斯來而不得見，恐左右襲姦臣之計，使韓復有亡地之患。臣斯不得見，請歸報秦韓之交絕矣。斯之來使，以奉秦王之歡心，願效便計。豈陛下所以逆賤臣者耶？臣斯願一得見，前進道愚計，退就菹戮。願陛下有意焉。今殺臣于韓，則大王不足以強。若不聽臣之計，則禍必構矣。秦發兵不留行，而韓之社稷憂矣。臣斯暴身于韓之市，則雖欲察賤臣愚忠之計，不可得已。邊鄙殘國固守，鼓鐸之聲於耳，而乃用臣斯之計晚矣。且夫韓之兵于天下可知也。今又背強秦，夫棄城而敗軍，則反掖之寇，必襲城矣。城盡則聚散，聚散則無軍矣。使城固守，則秦必興兵而圍王。一都道不通，則難必謀其勢，必救左右計之者不用。願陛下熟圖之。若臣斯之所言，有不應事實者，願大王幸使得畢辭于前，乃就吏誅，不晚也。秦王飲食不甘。

游觀不樂，意專在圖趙，使臣斯來言，願得身見，因急與陛下有計也。今使臣不通，則韓之信未可知也。夫秦必釋趙之患，而移兵於韓，願陛下幸復圖察之，而賜臣報決。

由余對秦穆公

昔者戎王使由余聘於秦，穆公問之曰：寡人嘗聞道而未能見之也，願聞古之明王得國失國，何常以由余對曰：臣嘗得聞之矣。嘗以儉得之，以奢失之。穆公曰：寡人不辱而問道於子，子以儉對寡人，何也？由余對曰：臣聞昔者堯有天下，飯於土簋，飲於土鑪，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賓服，堯禪天下，虞舜受之，作爲食器，斬山木而財之，削鋸修之迹，流漆墨其上，輸之於宮，以爲食器，諸侯以爲益侈，國之不服者十三。舜禪天下而傳於禹，禹作爲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畫其內，縵帛爲茵，蔣席額緣，觴酌有采，而樽俎有飾，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三十三。夏后氏沒，般人受之，作爲大輅，而建九旒，食器雕琢，觴酌刻鏤，四壁壘墀，茵席雕文，此彌侈，而國之不服者五十三。君子皆知文章矣，而欲服者彌少，臣故曰儉其道也。

宋人以玉爲楮葉

宋人有爲其君以象爲楮葉者，三年而成，豐殺莖柯，豪芒繁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功祿於宋邦，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不乘天地之資，而載一人之身，不隨道理之數，而學一人之智，此皆一葉之行也。

趙襄子學御

趙襄子學御於王子期。俄而與子期逐。三易馬而三後。襄子曰：子之教我御術，未盡也。對曰：術以盡用之，則過也。凡御之所貴，馬體安于車，人心調于馬，而後可以進速致遠。今君後則欲逮臣，先則恐逮於臣，夫誇道爭遠，非先則後也，而先後心皆在於臣，尚何以調於馬？此君之所以後也。

悍者隣

有與悍者隣，欲賣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貫將滿也，遂去之。或曰：勿之矣。子姑待之。答曰：吾恐其以我滿貫也，遂去之。故曰：物之幾者，非所靡也。

晏子對哀公

晏子聘於魯，哀公問曰：語曰：莫三人而迷，今寡人與一國慮之，魯不免於亂，何也？晏子曰：古之所謂莫三人而迷者，一人失之，二人得之，三人足以爲衆矣。故曰：莫三人而迷，今魯國之羣臣，以千百數，一言於季氏之私，人數非不衆，所言者一人也，安得三哉？

文媵蘭櫃

昔秦伯嫁其女於晉公子，令晉爲之飾裝，從衣文之媵七十人。至晉，晉人愛其妾而賤公女，此可謂善嫁妾。未爲善嫁女也。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爲木蘭之櫃，薰桂椒之櫃，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翡翠，鄭人買其櫃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櫃矣，未可謂善鬻珠也。

宋人謳唱

宋王與齊讐也。築武宮。讐發倡。行者止觀。築者不倦。王聞召而賜之。對曰。臣師射稽之讐。又賢於癸。王召射稽使之讐。行者不止。築者知倦。王曰。行者不止。築者知倦。其讐不勝如癸美。何也。對曰。王試度其功。癸四板。射稽八板。擣其堅。癸五寸。射稽二寸。

周君畫莢

客有爲周君畫莢者。三年而成。君觀之。與髹莢者同狀。周君大怒。畫莢者曰。築十版之墻。鑿八尺之牖。而以日始出時。加之其上。而觀。周君爲之。望見其狀。畫成龍蛇禽獸車馬。萬物之狀備具。周君大悅。畫莢之功。非不微難也。然其用與素髹莢同。

造父御馬

造父御四馬。馳驟周旋。而恣欲於馬。恣欲於馬者。擅轡莢之制也。然馬驚於出處。而造父不能禁制者。非轡莢之嚴不足也。威分於出處也。王子於期爲駢駕。轡莢不用。而擇欲於馬。擅芻水之利也。然馬過於圍池。而駢馬敗者。非芻水之利不足也。德分於圍池也。故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然而使王良操左革。而叱叱之。使造父操右革。而鞭笞之。馬不能行十里。共故也。田連成竅。天下善鼓琴者也。然而田連鼓上。成竅。而下而不能成曲。亦共故也。夫以王良造父之巧。共轡而御。不能使馬。人主安能與其臣共權。以爲治。以田連成竅之巧。共琴而不能成曲。人主又安能與其成共勢。以成功乎。

延陵卓子

延陵卓子乘蒼龍與文之乘。前則有錯鋒。後則利鑿筭。進則引之。退則筭之。馬前不得進。後不得退。遂避而逸。因下抽刀而刎其脚。造父見之而泣。終日不食。因仰天而嘆曰。筭所以進之也。錯鋒在前。引所以退之也。利鑿在後。今人主以其清潔也進之。以其不適左右也退之。以其公正也譽之。以其不聽從人發之。民懼中立而不知所由。此聖人之所爲泣也。

楚人矛楯

今語曰。自相矛盾。出處在此。然用之不差。而問之不知也。

楚人有鬻楯與矛者。譽之曰。吾楯之堅。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夫不可陷之楯。與無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

劍馬

視鍛錫而察青黃。區冶不能以必劍。水擊鵠鴈。陸斷駒馬。則臧獲不疑鈍利。發齒吻形容。伯樂不能以必馬。授車就駕而觀其末塗。則臧獲不疑駑良。觀容服聽辭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試之官職。課其功伐。則庸人不疑於愚智。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將必發於平伍。此漢宣綜核名實。京房舉功考課之所祖也。

通變論

公孫龍

曰。他辨曰。青以白非黃。白以青非碧。曰。何哉。曰。青黃不相與而相與。反對也。不相隣而相隣。不害其方也。不害其方者。反而對各當其所。若左右不驪。故一於青不可。一於白不可。惡乎其有黃矣哉。黃其正矣。是

正舉也。其有君臣之於國焉。故強壽矣。而且青驪乎黃。而白不勝也。白足之勝矣。而不勝。是木賊金。賊金者碧。碧則非正舉矣。青白不相與而相與。不相勝則兩明也。爭而明其色也。與其白寧黃。黃其馬也。其與類乎。碧其鷄也。其與暴乎。暴則君臣爭。兩明也。兩明者不明。非正舉也。無當驪色。非正舉者。名實章焉。故曰兩明也。兩明而道喪。其無有以正焉。

可淺可深。章管子以下三十則皆同。

可淺可深。可沉可浮。可曲可直。可言可默。此言指意要功之謂也。天不一時。地不利。人不一事。是以著業不得不多。人之名位不得不殊。方明者察於事。故不官于物。而旁通於道。道也者。通乎無上。詳乎無窮。運乎諸生。是故辯于一言。察于一治。攻于一事。以可以曲說。而不可以廣舉。聖人由此知言之不可兼也。故博爲之治。而計其意。知事之不可兼也。故名爲之治。而計其意。知事之不可兼也。故名爲之說。而況其功。歲有春秋。冬夏。月有上下。中旬。日有朝暮。夜有昏晨。半星辰序。各有其司。故曰天不一時。山陵岑巖。淵泉閎流。泉踰澗而不盡。薄承澗而不滿。高下肥境。物有所宜。故曰地不利。鄉有俗。國有法。食飲不同。味衣服異采。世用器械。規矩繩准。稱量數度。品有所成。故曰人不一事。此各事之儀。其詳不可盡也。

論赦

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故久而不勝其禍。毋赦者。小害者也。故久而不勝其福。故赦者。犇馬之委轡。毋赦者。瘞腫之礦石也。

堂上遠於百里

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庭遠於萬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千里也。步者百日。萬里之情通矣。門庭有事。期年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萬里也。故情入而不出。謂之滅。出而不入。謂之絕。入而不至。謂之侵。出而道止。謂之瘞。滅絕侵瘞之君者。非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爲政之有所不行也。

管仲復於桓公

管仲復於桓公曰。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無方而富者。生也。公亦固情謹聲以嚴尊生。此謂道之榮。桓公退。再拜請復此言。

桓公外舍而不昇饋

桓公外舍而不昇饋。中婦諸子謂宮人。盍不出從乎。君將有行。宮人皆出從。公怒曰。孰謂我有行者。宮人賤妾聞之中婦諸子。公召中婦諸子曰。汝言聞吾有行也。對曰。妾人聞之。君外舍而不昇饋。非有內憂。必有外患。今君外舍而不昇饋。君非有內憂也。妾是以知君之將有行也。公曰。善。此非吾所與女及也。而言乃至焉。吾是以語汝語。欲致諸侯而不至。爲奈何。中婦諸婦諸子曰。自妾之身之不爲人持接也。未嘗得人之布織也。意者更容不審耶。明日。管仲朝。公告之。管仲曰。此聖人之言也。君必行也。

天有常象

天有常象。地有常形。人有常體。一設而不更。此謂三常。兼而一之。人君之道也。分而職之。人臣之事也。君失其道。無以有其國。臣失其事。無以有其位。然則上之畜下不妄。而下之事上不虛矣。上之畜下不妄。則所出法制度者明也。下之事上不虛。則循義從令者審也。上明下審。上下同德。代相序也。君不失其威。下不曠其產。而莫相德也。是以上之人務德。而下之人守節。義禮成形於上。而善下通於民。則百姓上歸親於主。而下盡力於農矣。故曰君明相信。五官肅。士廉農。愚商工。愿。則上下體而外內別也。民性因而三族制也。夫爲人君者。靡德於人者也。爲人臣者。仰生於其上者也。爲人上者。量功而食之以足。爲人臣者。受任而處之以教。布政有均。民足於產。則國家之矣。以勞授祿。則民不幸生。刑罰不頗。則下無怨心。名正分明。則民不惑於道。道也者。上之所以道民也。是故道德出於君。制令傳於相。事業程於官。百姓之力也。皆令而動者也。

四稱後三段補在後

桓公問於管子曰。寡人幼弱。慚愚。不通諸侯四鄰之義。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之所能與所不能。盡在君所矣。君胡有辱令。桓公又問曰。仲父。寡人幼弱。慚愚。不通四鄰諸侯之義。仲父不當盡告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有道之君。敬其山川社稷宗廟。及至先故之大臣。收聚以忠。而大富之。固其武臣。宣用其力。聖人在前。貞廉在側。競稱於義。上下皆飭。刑政明察。四時不貸。民亦不憂。五穀蕃殖。外內均和。諸侯臣服。國家其令以爲式法。此亦

可謂昔者有道之君也。桓公曰：仲父既以語我昔者有道之君矣，不當盡語我昔者無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仲對曰：今吾君之美好而宣通也，既官職美道，又何以聞惡爲？桓公曰：是何言耶？以繡緣繡，吾何以知其美也？以素緣素，吾何以知其善也？仲父以語我其善，而不語我其惡，吾豈知善之爲善也？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無道之君，大有宮室，高其臺榭，良臣不使，讒賊是舍，有家不治，借人爲圖，政令不善，墨墨若夜，譬若野獸，無所朝處，不修天道，不鑒四方，有家不治，生狂衆所怨，詛希不滅，亡進其俳優，繁其鍾鼓，流於博塞，戲其工，譬誅其善良，赦其婦女，燎獵畢弋，畢遇諸父，馳騁無度，戲樂笑語，式政既鬆，刑罰則烈，內削其民，以爲攻伐，辟猶漏釜，豈能無竭？此亦可謂昔者無道之君矣。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即以語我昔者有道之君與？昔者無道之君矣。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臣乎？吾以鑒焉。管仲對曰：夷吾聞之徐伯曰：昔者有道之臣，委質爲臣，不賓事左右，君知則仕，不知則已，若有事必圖國家，徧其發揮，循其祖德，辨其順逆，推育賢人，讒慝不作，事君有義，使下有禮，貴賤相親，若兄若弟，忠於國家，上下得體，居處則思義，語言則謀謨，動作則事居國，則富處軍，則克，臨難據事，雖死不悔，近君爲拂，遠君爲輔，義以與交，廉以與處，臨官則治，酒食則辭，不謗其君，不諱其辭，君若有過，進諫不疑，君若有憂，則臣服之。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臣矣。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語我以昔者有道之臣矣，不當盡語我昔者無道之臣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無道之臣，委質爲臣，賓事左右，執說以進，不斬亡已，遂進不退，假寵鬻貴，尊其貨賄，卑其爵位，進曰輔之，退曰不可以敗賢者，見賢若貨，見賤若過，貪於

貨賄，競於酒食，不與善人，惟其所事，倨傲不恭，不友善士，讒賊與鬪，不彌人爭，唯趨人詔，滿酒於酒，行義不從，不修先故，變易國常，擅創爲令，迷惑其君，生奪之政，保貴寵矜，遷損善士，輔授貨人，入則乘等，出則黨駢，貨賄相入，酒食相親，俱亂其君，君若有過，各奉其身，此亦可謂昔者無道之臣乎。桓公曰：善哉。

水樞

夫齊之水道躁而復，故其民貪蠱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輕果而賊。越之水濁重而汨，故其民愚疾而姤。秦之水泔最而稽，壅滯而難，故其民貪戾罔而好事。齊晉之水枯旱而運，壅滯而難，故其民譎諛，詐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沉滯而難，故其民愚黷而好貞。輕疾而易死，宋之水輕勁而清，故其民簡易而好正。是以聖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故水一則人心正，水清則民心易，一則欲不污，民心易則行無邪，是以聖人之治于是也，不人告也，不戶說也，其樞在水。

聖君說度

故聖君說度，量置儀法，如天地之堅，如列星之固，如日月之明，如四時之信，然故令往而民從之，而失君則不然，法立而還廢之，令出而復反之，枉法而從私，毀令而不全，是貴能威之，富能祿之，賤能事之，近能親之，美能淫之也。此五者不禁於身，是以羣臣百姓，人挾其私，而幸其主，彼幸而得之，則主日侵，彼幸而不得，則怨日產，夫日侵而產怨，此失君之所慎也。

敬靜定性

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憂患。是故止怒莫若詩。去憂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靜。內靜外敬。能反其性。性大定。

執靜道定

凡人之生也。必以其歡。憂則失紀。怒則失端。憂悲喜怒。道乃無處。愛慾靜之。遇亂正之。勿引勿推。福將自歸。彼道自來。可藉與謀。靜則得之。躁則失之。靈氣在心。一來一逝。其細無內。其大無外。所以失之。以躁爲害。心能執靜。道將自定。得道之人。理丞而屯泄。旬中無敗。節欲之道。萬物不害。文皆用韻

廐吏論傳棧

桓公觀於廐。問廐吏曰。廐何事最難。廐吏未對。管仲對曰。夷吾嘗爲圉人矣。傳馬棧最難。先傳曲木。曲木又求曲木。曲木已傳。直木無所施。先傳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傳。曲木亦無所施矣。

婢子論詩

桓公使管仲求甯戚。應之曰。浩浩乎。育育乎。管仲不知。至中食而慮之。婢子曰。公何慮。管仲曰。非婢子之所知也。婢子曰。公其毋少。毋賤賤。昔者吳干戰未亂。不得入軍門。國子擣其齒。遂入爲干國。多百里奚。秦國之飯牛者也。穆公舉而相之。遂霸諸侯。由是觀之。賤豈可賤。少豈可少哉。管仲曰。然。公使我求甯戚。甯應我曰。浩浩乎。育育乎。吾不識。婢子曰。詩有之。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甯子其欲室乎。

之所殖。械器之所出。財物之所生。視歲之滿虛而輕重其祿。然後千乘可足也。萬乘之國。守歲之滿虛。乘民之緩急。正其號令而御其大准。然後萬乘可資也。

立費

管子曰。請立費於民。有田倍之。內母有其外。外皆爲費。壤被鞍之馬。千乘齊之。戰車之具。具於此。無求於民。此去邱邑之籍也。國穀之朝夕。在上。山林麋械器之高下。在上。春秋冬夏之輕重。在上。行田疇。田中有木者。謂之穀賊。宮中四榮樹。其餘曰害女功。宮室械器。非山無所仰。然後君立二等之租於山曰。握以下者爲柴。揜把以上者爲室奉。三圍以上爲棺槨之奉。柴揜之租若干。室奉之租若干。棺槨之租若干。

畝鍾之國

桓公曰。請問壤數。管子對曰。河壑諸侯。畝鍾之國也。鹹山諸侯之國也。河壑諸侯常不勝山諸侯之國者。豫戒者也。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河壑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穀衆多而不理。固不得有。至於山諸侯之國。則劍蔬藏菜。此之謂豫戒。桓公曰。壤數盡於此乎。管子對曰。未也。昔狄諸侯。畝鍾之國也。故粟十鍾而鑄金。程諸侯。山諸侯之國也。故粟五釜而鑄金。故狄諸侯十鍾而不得傳戟。程諸侯五釜而得傳戟。十倍而不足。或五分而有餘者。通於輕重高下之數。國有十歲之蓄。而民食不足者。皆以其事業望君之祿也。君有山海之財。而民用不足者。皆以其事業交接於上者也。故租籍。君之所宜得也。正籍者。君之所強求也。亡君廢其所宜得。而歛其所強求。故下怨上而令不行。

桓公曰：寡人所務，令衡籍吾國之富商，蓄買稱貸家貨，以利吾貧萌農夫，不失其本事。反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惟反之以號令爲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使資胥無馳而南，隰朋馳而北，甯戚馳而東，鮑叔馳而西。四子之行定，夷吾請號令謂四子曰：子皆爲吾君視四方稱貸之間，其受息之氓幾何？千家以報吾，鮑叔馳而西，反報曰：西方之氓者，帶濟負河，菹澤之萌也。漁獵取薪，蒸而爲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鍾，少者六七百鍾，其出之鍾也一鍾，其受息之萌九百餘家。資胥無馳而南，反報曰：南方之萌者，山居谷處，登降之萌也。上斲輪軸，下采杼粟，田獵而爲食，其稱貸家，多者千里，少者六七百里，其出之中伯伍也。其受息之萌八百餘家。甯戚馳而東，反報曰：東方之萌，帶山負海，若處上斷福，漁獵之萌也。治葛縷而爲食，其稱之家，丁惠高國，多者五千鍾，少者三千鍾，其出之中鍾五釜也。其受息之萌八九百家。隰朋馳而北，反報曰：北方之萌者，衍處負海，煮涕爲鹽，梁濟取漁之萌也。薪食，其稱貸之家，多者千萬，少者六七百萬，其出之中百二十萬也。受息之萌九百餘家。凡稱貸之家，出泉參千萬鍾，受子息民參萬家。四子已報，管子曰：不棄我君之有萌，中一國而五君之正也。然欲國之無貧，兵之無弱，安可得哉。

參患

故凡用兵之計，二警當一至，三至當一軍，三軍當一戰，故一期之師，十年之蓄積，殫一戰之費，累代之功，盡今交辦接兵而攻城圍邑，主人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則攻之自拔者也。是以聖人小征而大臣不

失天時。不空地利。用日惟夢。其數不出於計。故計必先定。而兵於竟。計未定而兵出於竟。則戰其心。則與獨行者同實。兵不完利。與無操者同實。甲不堅密。與無甲者同實。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實。射而不能中。與無矢者同實。中而不能入。與無鏃者同實。將徒人與倏者同實。短兵待遠矢。與坐而待死者同實。故凡兵有大論。必先論其器。論其士。論其將。論其主。故曰。器濫惡不利者。以其士予人也。士不可用者。以其將予人也。將不知兵者。以其主予人也。主不精務于兵者。以其國予人也。故一器成。往夫具。而天下無戰心。二器成。驚夫具。而天下無守城。三器成。游夫具。而天下無聚衆。所謂無戰心者。知戰必不勝。故曰無戰心。所謂無守城者。知城必拔。故曰無守城。所謂無聚衆者。知衆必散。故曰無聚衆。吳錯上言兵事本此。

主德

主德不立。則婦人能食其意。國無常法。則大臣敢侵其勢。大臣假於女之能。以規主情。婦人嬖寵假於男之知。以拔外權。于是乎外夫人而危太子。兵亂內作。以召外寇。此危君之征也。

中央之人

中央之人。卽史記所謂關說。孟子之所謂龍斷也。

中央之人。臣主之參也。制令之布於民也。必由中央之人。中央之人。以緩爲急。急可以取威。以急爲緩。緩可以惠民。威惠遷於下。則爲人上者危矣。賢不肖之知於上。必由中央之人。財方之貢於上。必由中央之人。能易賢不肖。而可威黨於下。有能以民之財力。上陷其主。而可以爲勞於下。兼上下以環其私。爵制而不可加。則爲人上者危矣。

不生粟之國亡。粟生而死者羈。粟生而不死者王。粟也者，民之所歸也。粟也者，財之所歸也。粟也者，地之所歸也。粟多則天下之物盡至矣。故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三徙成國。舜非嚴刑罰重禁令，而民歸之矣。去者必害，從者必利也。先王者善爲民除害興利，故天下之民歸之。所謂興利者，利農事也。所謂除害者，禁害農事也。農事勝則入粟多，入粟多則國富。國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雖變俗易習，毀衆移民，至於殺之而民不惡也。此務粟之功也。上不利農則粟少，粟少則人貧，人貧則輕家，輕家則易去，易去則上令不能必行，則禁不能必止，禁不能必止，則戰不必勝，守不必固矣。夫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命之曰寄生之君。此由不利農少粟之害也。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務，有人之塗，治國之道也。

正靜

人能正靜，皮膚裕寬，耳目聰明，筋信而骨強，乃能戴大圓而履大方。鑒於太清，視於大明，敬慎無忒，日新其德，徧知天下，窮於四極，敬發其充，是謂內得。然而而反，此生之忒。凡道必周必密，必寬必舒，必堅必固，守善勿舍，遂淫澤薄，既知其極，反於道德，全心在中，不可蔽匿，和於形容，見於膚色，善氣迎人，親於兄弟，惡氣迎人，害於戎兵，不言之聲，疾于雷鼓，心氣之形，明于日月，祭于父母。此即戒慎恐懼。

放春

桓公放春三月觀於野。桓公曰：何物可比于君子之德乎？隰朋對曰：夫粟內甲以處，中有卷城，外有兵刃，未敢自恃，自命曰粟，此其可比于君子之德乎？管仲曰：苗始其少也，胸胸乎其孺子也，至其壯也，莊莊乎何其士也，至其成也，由由乎茲免，何其君子也。天下得之則安，不得則危，故命之曰禾，此其可比于君子之德矣。桓公曰：善。此有辨諸賦之祖。

明王

天冬雷，地冬靈，草木夏落而秋榮，蟄蟲不藏，宜死者生，宜蟄者鳴，菹多臙麤，山多蟲蠹，六蓄不蕃，民多天，國貧法亂，逆氣下生，故曰：臺榭相望者，亡國之廡也；馳車充國者，追寇之馬也；羽劍珠飭者，斬生之斧也；文采纂組者，燔功之窰也。明王知其然，故遠而不近也，能去此取彼，則人主道備矣。

黃帝問伯高

黃帝問於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為一家之有道乎？伯高對曰：請刈其莞而樹之，吾謹逃其蚤牙，則天下可陶而為一家。黃帝曰：此若言可得聞乎？伯高對曰：上有丹沙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鑛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苟山之見其榮者，君謹封而祭之，距封十里而為一壇，是則使乘者下行，行者趨若，犯令者罪死不赦，然則與折取之遠矣。修教十年而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為劍鎧矛戟，是歲相兼者諸侯九，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為雍狐之戟芮戈，是歲相兼者諸侯十二，故天下之君，頓戟壹怒，伏尸滿野，此見戈之本也。

地均二段

地之不可食者。山之無水者。百而當一。涸澤。百而當一。地之無草木者。百而當一。樊棘雜處。民不得入焉。百而當一。藪鎌纏得入焉。十而當一。蔓山。其木可以爲材。可以入焉。五而當一。林。其木可以爲棺。可以爲車。斤釜得入焉。五而當一。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命之曰地均。以實數。

距國門以外。窮四境之內。丈夫二犂。童五尺一犂。以爲三日之功。正月。令農始作。服於公田。農耕及雪。釋耕始焉。芸萃焉。士聞見博學。意察而不爲君。臣者與功而不與分焉。賈之。賈知貴賤。日至於市。而不爲官。賈者與功而不與分焉。工治容貌功能。日至於市。而不爲官。工者與功而不與分焉。不可使而爲工。則視貨雜之實。而出夫粟。是故智者知之。愚者不知。不可以教民。巧者能之。拙者不能。不可以教民。非一令而民服之也。不可以爲大善。非夫人能之也。不可以爲大功。是故非誠。賈不得食於賈。非誠。工不得食於工。非誠。農不得食於農。非信。士不得立於朝。是故官虛而莫敢爲之。請。君珍車珍甲。而莫之敢有。君舉事。臣不敢誣其所不能。君知臣。臣亦知君。知己也。故臣莫敢不竭力。俱操其誠以來。

國機

桓公曰。事名二。正名五。而天下治。何謂事名二。對曰。天筭。陽也。壤莢。陰也。此謂事名二。何謂正名五。對曰。權也。衡也。規矩也。准也。此謂正名五。其在色者。青黃白墨赤也。其在聲者。宮商羽徵角也。其在味者。酸辛鹹苦甘也。二五者。童山竭澤。人君以數制之。夫味者。所以守民口也。聲者。所以守民耳也。色者。所以守民

目也。人君失二五者亡其國。大夫失二五者亡其勢。民失二五者亡其家。此國之至機也。謂之國機。

戰路

桓公曰。曲防之戰。民多假貸而給上事者。寡人欲爲之出賂。爲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富商蓄賈。百符而一馬。無有者。取于公家。若此。則馬必坐長而百倍其本矣。是公家之馬。不離其牧。阜而曲防之戰。賂足矣。

古雋卷第六

文中子論祀祭享

陳叔達問祭。子曰：何獨祭也？亦有祀焉，有祭焉，有享焉。三者不同。古先聖人所以接三才之奧也。薛收曰：敢問天神人鬼何謂也？周公其達乎？子曰：大哉周公！達則冥諸心也。心者非他也。窮理者也。故悉本於天，推神於天，蓋尊而遠之也。故以祀禮接焉。近則求諸己也。己者非他也。盡性者也。卒歸之人，推鬼於人，蓋引而近之也。故以享禮接焉。古觀豐而不薦，思過半矣。薛收曰：敢問地祇。子曰：至哉！百物主焉。萬類形焉。示之以民，斯其義也。古祇字，示旁作民。形者非他也。骨肉之謂也。故以祭禮接焉。收曰：三者何先？子曰：三才不相離也。措之事業則有主焉。圓丘尙祀，觀神道也。方澤貴祭，察物類也。宗廟用享，懷精氣也。收曰：敢問三才之蘊。子曰：天者統元氣焉，非止蕩蕩蒼蒼之謂也。地者統元形焉，非止山川丘陵之謂也。人者統元識焉，非止元首方足之謂也。乾坤之蘊，汝思之。

正本

豐牆墜下，未必崩也。流行潦至，壞必先矣。樹本淺，根蔕不深，未必撼也。飄風起，暴雨至，拔必先矣。君子居于是國，不崇仁義，不尊賢臣，未必亡也。然一旦有非常之變，車馳人走，指而禍至，乃始乾喉焦唇，仰天而嘆，度幾焉。天其救之，不亦難乎？詩云：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言不先正本而成亂于末也。

左儒死諫說苑

左儒友於杜伯。皆臣周宣王。宣王將殺杜伯而非其罪也。左儒爭之于王。九復之而王弗許也。王曰。別君而異友。斯汝也。左儒對曰。臣聞之。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率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而言則死。左儒對曰。臣聞古之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臣能明君之過。以死杜伯之無罪。王殺杜伯。左儒死之。

田饒諫宗衛不能用士

宗衛罷齊相歸舍。召門尉二千七人問曰。士大夫誰能與我赴諸侯者乎。皆伏而不對。宗衛曰。何士大夫之易得而難用也。田饒曰。非難用也。是君之不能用也。廚中有腐肉。則門下無死士。今三升之稷。不足於士。而君鴈鷺。下宮糝羅綺。而士曾不得以緣衣。果園梨栗。後宮婦人。撫以相撻。而士曾不得一嘗。且夫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用所輕之財。而欲士致所重之死。豈不難乎。

五本說苑

凡司其身。必慎五本。一曰柔以仁。二曰誠以信。三曰富而貴。毋敢以驕人。四曰恭以敬。五曰以靜思。此五者。則無凶命。用能治敬。以助天時。凶命不至。而禍不來。敬人者。非敬人也。自敬也。貴人者。非貴人也。自貴也。吾嘗見天雨金石與血。吾嘗見四月十日並出。有與天滑。吾嘗見高山之崩。深谷之窳。大都王宮之破。大國之滅。吾嘗見高山之爲裂。深淵之沙竭。貴人之車裂。吾嘗見稠林之無木。平原爲谿谷。君子爲御僕。

吾嘗見江河乾爲坑，正冬采榆葉，仲夏雨雪，千乘之君，萬乘之主，死而不葬，是故君子敬以成其名，小人敬以除其刑，柰何無戒而不慎五本哉。

漆雕馬人論三臧說苑

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爲賢？漆雕馬人對曰：人對曰：臧氏家有龜焉，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爲一兆焉，武仲立三年爲二兆焉，孺子容立三年爲三兆焉。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數卜乎。

魯石公劍說劍說苑

魯石公劍，迫則能應，感則能動，助穆無窮，變無形像，復柔委從，如影與響，如虜之守戶，如輪之逐馬，響之應聲，影之像形也。聞不及聆，呼不及吸，舉足不及集，相離若蟬翼，尙在牖北，眉睫之微，曾不可以大息，以小況大，用兵之道，其猶然乎！此善當敵者也。劍如觀舞

許綰諫起中天臺

魏王將起中天臺，令曰：敢諫者死。許綰負操鍤入曰：聞大王將起中天臺，臣願加一力。王曰：子何力有加？綰曰：雖無力，能商臺。王曰：若何？曰：臣聞天與地相去萬五千里，今王因而半之，當起七千五百里之臺，高既如是，其趾須方八千里，盡王之土，不足以爲臺趾。古者堯舜建諸天地方五千里，王必起此臺，先以兵

伐諸侯。盡有其地。猶不足。又伐四夷。得方八千里。乃足以爲臺趾。材之積。人徒之衆。倉廩之儲。數以萬億。度八千里之外。當定農畝之地。足以奉給王之臺者。具以備。乃可以作。魏王默默然無以應。乃罷起臺。與此

莊子鱗角變觸之語意同。

武王伐紂韓詩外傳 以下二十一則俱同

武王伐紂。到于邢丘。楯折爲三。天雨三日不休。武王心懼。召太公而問曰。意者紂未可伐乎。太公對曰。不然。折爲三者。軍當分爲三也。天雨三日不休。欲灑吾兵也。武王曰。然何若矣。太公曰。愛其人及屋上烏。惡其人者。憎其所與。咸劉厥敵。靡使有餘。武王曰。於戲。天下未定也。周公趨而進曰。不然。使各度其宅而佃其田。無獲舊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曰。於戲。天下已定矣。乃修武勒兵於甯。更名邢丘曰懷甯。曰修武。行克紂于牧之野。

仁人之兵

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居則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兌居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圓居則若丘山之不可移也。方居則若磐石之不可拔也。觸之角摧折節而退爾。夫何可詐也。詩曰。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謂湯武之兵也。

盡性致志韓詩外傳

道雖近。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爲不成。其暇日多者。出人不遠矣。夫巧弓之見手也。傳角被筋。膠漆之和。卽

可以爲萬乘之寶也。及其被乎而買不數錢。人同材鈞而貴賤相萬者。盡性致志也。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孔子見客韓詩外傳

孔子見客。客去。顏淵曰：客仁也。孔子曰：恨兮其心。頹兮其口。仁則吾不知也。言之所聚也。顏淵蹙然變色曰：良玉度尺。雖有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良珠度寸。雖有百仞之水。不能掩其瑩。夫形體也。色心也。閔閔乎其薄也。苟有溫良在中。則眉睫與之矣。疵瑕在中。則眉睫不能匿之。詩曰：鼓鐘于宮。聲聞於外。

庸人同上

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乎善言。心不能知先王之法。動作而不知所貴。不知選賢人善士而托其身焉。從物而流。不知所歸。五藏爲政。心從而壞。遂不反。是以動而形危。靜則名辱。詩曰：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關雎同上

子夏問曰：關雎何以爲國風始也。孔子曰：關雎至矣乎。夫關雎之人。仰則天。俯則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紛紛沸沸。道之所行。雖神龍變化。斐斐文章。大哉關雎道也。萬物之所繫。羣生之所懸。命也。河洛出書圖。麟鳳翔乎郊。不由關雎之至。則關雎之事。將奚由至矣哉。夫六經之策。皆歸論汲汲。蓋取之乎關雎。關雎之事大矣哉。馮馮翊翊。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子其勉強之。思服之。天地之間。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此矣。子夏喟然嘆曰：大哉關雎。乃天地之基也。詩曰：鍾鼓樂之。

下民瘁瘵同上

登高而臨深。遠見之樂。臺榭不若丘山所見高也。平原廣望。博觀之樂。沼池不如川澤所見博也。勞心苦思。從欲極好。靡財傷情。毀名損壽。悲夫傷哉。窮君之反於是道而愁百姓。詩曰。上帝板板。下民瘁瘵。

東海之魚同上

東海之魚。名曰鰈。比目而行。不相得不能達。北方有獸。名曰婁。更食而更視。不相得不能保。南方有鳥。名曰鷦。比翼而飛。不相得不能舉。西方有獸。名曰麇。前足鼠。後足兔。行不能得食。必銜以遺。蜚蜚距虛。其性非能蜚蜚距虛。將爲假之故也。夫鳥獸魚猶相假。而況萬乘之主。而猶不知假此天下英雄俊士。與之爲伍。則豈不病哉。故曰。以明扶闇。則升於天。以明扶闇。則歸其人。兩臂相扶。不傷墻木。不陷井阱。則其幸也。詩曰。惟不順征。以衆垢闇行也。

德輶如毛同上

德也者。包天地之美。配日月之明。立乎四時之調。覽乎陰陽之交。寒暑不能動也。四時不能化也。斂乎太陰而不濕。散乎太陽而不枯。鮮潔清明而備。嚴威務疾而神。競清而福乎天地之間者。德也。微聖人其孰能與於此矣。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

養特性命同上

聖人養一性而御大氣。持一命而節滋味。奄治天下。不遺其小。存其精神。以補其中。謂之志。詩曰。不競不

緣不剛不柔，言得中也。

孔子過康子同上

傳曰：孔子過康子，子張、子夏從。孔子入坐，二子相與論，終日不決。子夏辭色甚隘，顏色甚變。子張曰：子亦聞夫子之論議耶？徐言闇闇，威儀翼翼，後言先默，得之推讓，巍巍乎信可好，嚴守塊乎道有歸矣。小人之論也，專義自是，言人之非，瞋目搥腕，疾言噴噴，口沸目赤，一幸得勝，疾笑噬噬，威儀固陋，辭氣鄙俗，是以君子賤之也。

孔子南遊適楚，至於阿谷之隧，有處子佩瑱而浣者。孔子曰：彼婦人其可與言矣乎？抽觴以授子貢曰：善爲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吾北鄙之人也，將南之楚，逢天之暑，思心潭潭，願乞一飲以表我心。婦人對曰：阿谷之隧，隱曲之泥，其水載清載濁，流而趨海，欲飲則飲，何問婦人乎？受子貢觴，迎流而挹之，免然而棄之，促流而挹之，免然而溢之，坐置沙上曰：禮固不親授。子貢以告孔子曰：丘知之矣，抽琴去其軫，以授子貢曰：善爲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嚮子之言，穆如清風，不悖我語，和暢我心，於此有琴而無軫，願借子以調其音。婦人對曰：吾野鄙之人也，僻陋而無心，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子貢以告孔子曰：丘知之矣，抽絺綌五兩以授子貢曰：善爲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吾北鄙之人也，將南之楚，于此有絺綌五兩，吾不敢以當子身，敢置之水浦。婦人對曰：客之行差，然乖久分，其資財棄之鄙，吾年甚少，何敢授子。子不早去，今窮有狂夫守之者矣。詩曰：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遊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

此事原譌也，而文辭似托風之賦，平原君問孔子高曰：子之先君南遊于阿谷，

而交辭于深女。信有之乎。子高曰。阿谷之言。出于近世。殆是假其類以行其心者之所爲也。

天子出入之樂 韓詩外傳

古者天之左五鍾將出。則撞黃鍾。而右五鍾皆應之。馬鳴中律。駕者有文。御者有數。立則磬折。行則抱鼓。行步中規。折旋中矩。然後太師奏升車之樂。告出也。入則撞蕤賓以治容貌。容貌得則顏色齊。顏色齊則肌膚安。蕤賓有聲。鶴震馬鳴。及僕介之蟲。無不延頸以聽。在內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聲。然後少師奏升堂之樂。師席告入也。此言音樂相和。物類相應。同聲相應之意也。詩云。鍾鼓樂之。此之謂也。

天地有合章 同上

傳曰。天地有合。則生氣有精矣。陰陽消息。則變化有時矣。時得則治。時失則亂。故人生而不具者。五月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施化。三月微的。而後能見。七月而生齒。而後能食。期年體就。而後能行。三年膈合。而後能言。十六精通。而後能施化。陰陽相反。陰以陽變。陽以陰變。故男八月而生齒。八歲而齟齬。十六而精化。小通。女七月生齒。七歲而亂齒。十四而精化。小通。是故陽以陰變。陰以陽變。故不肖者。精化始具。而生氣感動。觸情縱欲。反施化。是以天壽亟天。而性不長也。詩曰。乃如之人兮。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賢者不然。精氣闡溢。而後傷時。不可過也。不見道端。乃陳情欲。以歌道義。詩曰。靜女其姝。俟我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急時辭也。是故稱之曰月也。

說苑作急

時之辭也。其焉。故稱之曰月也。

孔子論五美質同上

孔子曰。士有五。有執尊貴者。有家富厚者。有資勇悍者。有心知惠者。有貌美好者。有家執尊貴者。不以愛民行義理。而反以暴敖。家富厚者。不以賑窮救不足。而反以侈靡無度。資勇悍者。不以衛上攻戰。而反以侵陵私鬪。心智惠者。不以端計數。而反以事奸飾詐。貌美好者。不以統朝蒞民。而以蠱女縱欲。此五者。所謂士失其美質者也。詩曰。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三苗貫桑同上

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爲一秀。大幾滿車。長幾充箱。成王問周公曰。此何物也。周公曰。三苗同一秀。意者天下殆同一也。比期三年。果有越裳氏重九譯而至。獻白雉于周公。道路悠遠。山川幽深。恐使人之未達也。故重譯而來。周公曰。吾何以見賜也。譯曰。吾受命國之黃髮曰。久矣。天之不迅風疾雨也。海不波溢也。三年於茲矣。意者中國殆有聖人。盍往朝之。於是來也。周公乃敬求其所以來。詩曰。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繭卵喻性同上

繭之性爲絲。弗得女工。燔以沸湯。抽其統理。不成爲絲。卵之性爲雛。不得良雞。覆伏孚育。積日累久。則不成爲雛。夫人性善。非得明王聖主扶攜。納之以道。則不成君子。詩曰。天生烝民。其命匪謬。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言惟明王聖主然後使之然也。

卜商折公孫情同上

衛靈公晝寢而起。志氣益衰。使人馳召勇士公孫情。道遭行人卜商曰。何驅之疾也。對曰。公晝寢而起。使我召勇士公孫情。子夏曰。微情而勇若情者可乎。御者曰。可。子夏曰。載我而往。至君曰。使子召勇士。何爲子召儒。使者曰。行人曰。微情而勇若情者可乎。臣曰。可。卽載與來。君曰。諾。延先生上。趣召公孫情至。入門。伏劍疾呼曰。商下。我存若頭。子夏顧咄之曰。咄。內劍。吾將與若言勇。於是君令內劍而上。子夏曰。來。吾嘗與子從君而西。見趙簡子。簡子被髮杖矛而見我君。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諸侯相見。不宜不朝服。行人卜商將以頸血濺君之服矣。使反朝服而見吾君。子邪我邪。情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我一矣。又與子從君而東。至阿。遭齊君重鞞而坐。吾君單鞞而坐。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禮。諸侯相見。不宜相臨以庶。掄其一鞞而去之者。子邪我邪。情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二矣。又與從君於囿中。於是兩寇肩逐我君。拔矛下格而還。子邪我邪。情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三矣。所貴爲士者。上擬萬乘。下不敢敖乎匹夫。外立節矜而敵不侵擾。內禁殘害而君不危殆。是士之所長。君子之所致貴也。若夫以長掩短。以衆暴寡。凌轢無罪之民。而成威於閭巷之間者。是士之甚毒。而君子之所致惡也。衆之所誅鋤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爲。夫何以論勇於人主之前哉。於是靈公避席抑手曰。寡人雖不敏。請從先生之勇。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強禦。卜先生也。

晉平公游於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船人盍背跪而對曰：主君亦不好士耳。夫珠出於江海，玉出於崑山，無足而至者，由主君之好也。士有足而不至者，蓋主君無好士之意耳。無患乎無士也。平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門右千人，朝食不足，夕收市賦，暮食不足，朝收市賦，吾可謂不好士乎？盍背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爾。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益一把飛不爲加高，損一把飛不爲加下。今君之食客，門左門右各千人，亦有六翮在其中矣。將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毳耶？詩曰：謀夫孔多，是用不集。

君子避三端同上

傳曰：鳥之美羽勾喙者，鳥畏之；魚之侈口垂腴者，魚畏之；人之利口贖辭者，人畏之。是以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筆端，避武士之鋒端，避辯士之舌端。詩曰：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卞莊子同上

傳曰：卞莊子好勇，母無恙時，三戰而三北，交游非之。國君辱之，卞莊子受命，顏色不變。及母死三年，魯興師，卞莊子請從至，見於將軍曰：前猶於母處，是以戰而北也。辱吾身，今母沒矣，請塞責，遂走敵而鬪，獲甲首而獻之。請以此雪一北，又獲甲首而獻之。請以此雪再北。將軍止之曰：足不止，又獲甲首而獻之。請以此雪三北。將軍止之曰：足請爲兄弟。卞莊子曰：夫北以養母也，今母沒矣，吾責雪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奔敵，殺七十人而死。君子聞之，曰：三北已雪，輔世繼宗，國家義不衰，而神保有所歸，是子道也。死節小具矣，而敬孝未終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君子以下是斷辭，清婉而切中。

李克論吳亡同上

魏文侯問李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對曰。數戰而數勝。文侯曰。數勝。國之福也。其獨亡何也。李克對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驕則恣。恣則極物。罷則怨。怨則極虛。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矣。此夫差所以自喪於干遂。詩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波瀾全在重疊。綱目去數句。便不成文。

古雋卷第七

分職呂覽

先王用非其有。如已有之。通乎君道者也。夫君也者。處虛素服而無智。故能使衆智也。智反無能。故能使衆能也。能執無爲。故能使衆爲也。無智無能無爲。此君之所執也。人主之所惑者則不然。以其智驅智。以其能驅能。以其爲驅爲。此處人臣之職也。處人臣之職。而欲無壅塞。雖舜不能爲。武王之佐五人。武王之於五人者。事無能也。然而世皆曰取天下者武王也。故武王取非其有。如已有之。通乎君道也。通乎君道。則能令智者謀矣。能令勇者怒矣。能令辯者語矣。夫馬者。伯樂相之。造父御之。賢主乘之。一日千里。無御相之勞。而有其功。則知所乘矣。今召客者。酒酣歌舞。鼓琴吹竽。明日不拜樂己者。而拜主人。主人使之也。先王之立功名。有似於此。使衆能與衆賢。功名大立於世。不予佐之者。而予其主使之也。譬之若爲宮室。必任巧匠。奚故曰匠不巧。則宮室不善。夫國重物也。其不善也。豈特宮室哉。巧匠爲宮室。爲圓必以規。爲方必以矩。爲平直必以準繩。功已就。不知規矩準繩。而賞匠巧。匠之宮室已成。不知巧匠。而皆曰善。此某君某王之宮室也。此不可不察也。人主之不通主道者則不然。自爲人。則不能任賢者。則惡之。與不肯者議之。此功名之所以傷。國家之所以危。棗棘之有。裘狐之有也。食棘之棗。衣狐之皮。先王固用非其有。而已有之。湯武一日而盡有夏商之民。盡有夏商之地。盡有夏商之財。以其民安而天下莫敢之危。以其

地封而天下莫敢不說。以其財賞而天下皆競。無費乎鄒與岐周。而天下稱大仁。稱大義。通乎用非其有。白公勝得荆國。不能以其府庫分人。七日石乞曰。患至矣。不能分人。則焚之。毋令人以害我。白公又不能。九日葉公入。乃發太府之貨與衆。出高庫之兵以賦民。因攻之。十有九日而公死。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矣。不能爲人。又不能自爲。可謂至愚矣。譬曰公之裔。若梟之愛其子也。衛靈公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隙隅有竈。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組。君則不寒矣。民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以諫曰。君鑿池。不知天之寒也。而春也知之。目春之知之也。而令罷之。福將歸于春也。而怨將歸於君。公曰。不然。夫春也。魯國之匹夫也。而我舉之。夫民未有知焉。今將令民。以此見之。曰。春也有善於寡人有也。春之善。非寡人之善歟。靈公之論宛春。可謂知君道矣。君者固無任。而以職受任。工拙下也。賞罰法也。君也奚事哉。若是則受賞者無德。而抵誅者無怨矣。人自反而已。此治之至也。

任地呂覽

后稷曰。子能以窒爲突乎。子能藏其惡而揖之以陰乎。子能使吾土靖而咧洛土乎。子能使保溼安地而處乎。子能使藎夷毋淫乎。子能使子之野盡爲冷風乎。子能使藎數節而莖堅乎。子能使穗大而堅均乎。子能使粟圓而薄糠乎。子能使米多沃而食之疆乎。無之若何。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勞。勞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緩。緩者欲急。溼者欲燥。燥者欲溼。上田棄畝。下田棄咧。五耕五

耨必審。以盡其深殖之度。陰土必得。大草不生。又無螟蠹。今茲美禾。來茲美麥。是以六尺之耨。所以成歲也。其博八寸。所以成剛也。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地可使肥。又可使棘。人肥必以澤。使苗堅而地隙。人耨必以早。使地肥而土緩。草蠶大月。冬至後五旬七日。舊始生。蒿者百草之先生者也。於是始耕。孟夏之昔。殺三葉而穫大麥。日至。苦菜死而資生。而樹麥與菽。此告民地寶蓋死。凡草生藏日中。出。豨首生而麥無葉。而從事於畜藏。此告民寃也。五時見生而樹生。見死而穫死。天下時。地生財。不與民謀。有年瘞土。無年瘞土。無失民時。無使之治下。知貧富。利器皆時至而作。渴時而止。是以老弱之力。可盡起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不知事者。時未至而逆之。時既往而慕之。當時而薄之。使其民而郟之。民既郟。乃以良時慕。此從事之下也。操事則苦。不知高下。民乃逾處。種種禾不爲種。種重禾不爲重。是以粟少而失功。

辨土日覽

凡耕之道。必始於墾。爲其寡澤而後枯。必厚其耨。爲其唯厚而及饑者。薙之堅者耕之。澤其耨而後之。上田則被其處。下田則盡其汗。無與三盜任地。失四序參發。大剛小畝。爲青魚胠苗。若直獵地。竊之也。既種而無行。耕而不長。則苗相竊也。弗除則蕪。除之則虛。則草竊之也。故去此三盜者。而後粟可多也。所謂今之耕也。營而無獲者。其蚤者先時。晚者不及時。寒暑不節。稼乃多蒿實。其爲晦也。高而危則澤。奪陂則墾。見風則儼。高培則拔。寒則雕。熱則旻。一時而五六死。故不能爲來。不俱生而俱死。虛稼先死。衆盜乃竊。望

之似有餘。就之則虛。農夫知其田之易也。不知其稼之疏而不適也。知其田之際也。不知其稼居地之虛也。不除則蕪。除之則虛。此事之傷也。故晦欲廣以平。剛欲小以深。下得陰。上得陽。然後成生。稼欲生於塵。而殖於堅者。慎其種。無使數。亦無使疏。於其施土。無使不足。亦無使有餘。熟有擾也。必務其培。其擾也。槓。槓者。其生也。必先。其施土也。均。均者。其生也。必堅。是以晦廣以平。則不喪本。莖生於地者。五分之以地。莖生有行。故邀長。弱不相害。故邀大。衡行必得。縱行必術。正其行。通其風。夫心中。師爲冷風。苗其弱也。欲孤。長也。欲相與居。其熟也。欲相扶。是故三以爲族。乃多粟。凡禾之患。不俱生而俱死。是以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爲糝。是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樹肥無使扶疏。樹饒不欲專生而族居。肥而扶疏。則多糝。饒而專居。則多死。不知稼者。其耨也。去其兄而養其弟。不收其粟而收其粗。上下安則禾多死。厚土則孽不通。薄土則蕃輻而不發。墟埴冥色。剛土柔種。免耕殺匿。使農事得。

審時呂覽

凡農之道。厚之爲寶。斬木不時不折。必穗。稼就而不穫。必遇天菑。夫稼爲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養之者天也。是以人稼之容足。耨之容穡。據之容手。此之謂耕道。是以得時之禾。長稈而穗大。本而莖殺。疏機而穗大。其粟圓而薄糠。其米多沃而食之彊。如此者不風。先時者。莖葉帶芒。以短衡。穗鉅而方。秬稔米而不香。後時者。莖葉帶芒而未衡。穗閱而青零。多糝而不滿。得時之黍。芒莖而微下。穗芒以長。搏米而薄糠。春之易而食之不噉而香。如此者不飴。先時者。大本而華。莖殺而不遂。葉藁短穗。後時者。小莖而麻長。短穗。

而厚糠。小米鉗而不香。得時之稻。大本而莖葆。長稈疏穢。穗如馬尾。大粒無芒。博米而薄糠。舂之易而食之香。如此者不益。先時者。大本而莖葉格對。短稈短穗。多秕厚糠。米多秕厚糠。米多芒。後時者。纖莖而不滋。厚糠多秕。庚辟米而不時。恃定熟印天而死。得時之麻。必芒以長。疎節而色陽。小本而莖堅。厚稟以均。後時多榮。日夜分復生。如此者不蝗。得時之菽。長莖而短足。其美二七以爲族。多枝數節。競葉蕃實。大菽則圓。小菽則搏。以芳稱之。重食之息。以香。如此者不蟲。先時者必長以蔓。浮葉疎節。小英不實。後時者短莖。疎節。本虛不實。得時之麥。稈長而頸黑。二七以爲行。而服薄糕。而炎色稱之。重食之。致者以息。使人肌澤且有力。如此者不蚰蛆。先時者。暑雨未至。肘動蚰蛆而多疾。其次手以節。後時者。弱苗而穗蒼狼。薄色而美芒。是故得時之稼。與失時之稼。約莖相若。稱之得時者。重粟之多量。粟相若。而舂之得時者。多米量。米相若。而食之得時者。忍饑。是故得時之稼。其臭香。其味甘。其氣章。百日食之。耳目聰明。心意睿智。四衛變疆。殞氣不入。身無苛殃。黃帝曰。四時之不正也。正五穀而已矣。

古雋卷第八

古律呂書文

音始于宮。窮于角。數始于一。終于十。成于三。氣始于冬至。周而復生。神生無形。成于有形。然後數形而成聲。故曰神使氣就形。形理如類而可識。聖人知天地識之別。故從有以至。未有以得。細若氣。微若聲。然聖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效情。核其華道者明矣。非其聖心以乘聰明。孰能載天地之神。而成形之情哉。神者物受之而不能及。知其去來。故聖人畏而存之。唯欲存之。神之亦存其欲存之者。故莫貴焉。

太公論五音

武王問太公曰。音律之聲。可以知三軍之消息勝負之決乎。太公曰。夫律管十二。其要有五音。宮商角徵羽。此正聲也。五行之神。道之常也。金木水火土。各以其勝攻也。古者三皇之世。無有文字。皆有五行。天地自然。六甲之分。微妙之神。其法以天清靜。無陰雲雨風雨。夜半遺輕騎。往至敵人之壘。去九百步外。徧持律管當耳。大呼驚之。有聲應管。其來甚微。角聲應管。當以白虎。徵聲應管。當以玄武。商聲應管。當以朱雀。羽聲應管。當以勾陳。五管聲盡不應者。宮也。當以青龍。此五行之符。成敗之機。武王曰。善。太公曰。微妙之皆有外候。武王曰。何以知之。太公曰。敵人驚動則聽之。聞抱鼓之音者。角也。見火光者。徵者。聞金鐵之音者。商也。聞人嗙呼之音者。羽也。寂寞無音者。宮也。此五音者。聲色之符也。易曰。師出以律。

周禮太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其吉凶。左傳師曠吹南風不競。知楚必無功。太史遷曰。六律萬事根本焉。其於兵械所係尤重。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效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宮。國語伶州鳩曰。王伐殷。歲在鶉火。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吉畢之當辰。辰在戌上。故長夷則之上宮。名之曰羽。所以藩屏民則也。王以黃鍾之下宮。布戎于牧之野。故謂之厲。所以厲六師也。以太簇之下宮。布令于萬商。故謂之宣。所以宣三王之德也。及反羸內。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于百姓。故謂之羸。所以優柔容民也。此皆可考吹律聽軍之事。

齊威王使人說越王史記

當楚威王之時。越北伐齊。齊威王使人說越王曰。越不伐楚。大不王。小不伯。圖越之所爲不伐楚者。爲不得晉也。韓魏固不攻楚。韓之攻楚。覆其軍。殺其將。則葉陽翟危。魏亦覆其軍。殺其將。則陳上蔡不安。故二晉之事。越也不至於覆軍殺將。汗馬之力不效。所重於得晉者。何也。越王曰。所求於晉者。不至頓刃接兵。而況於攻城圍邑乎。願魏以聚大梁之下。願齊之試兵南陽莒地。以聚當郟之境。則方城之外。不南。淮泗之間。不東。商於析鄆。宋胡之地。夏路以左。不足以待越矣。則齊秦韓魏得志於楚也。是二晉不戰而分地。不耕而穫之。不此之爲。而頓刃於河山之間。以爲齊秦用。所待者如此。其失計。柰何其以此王也。齊使者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智之如目見毫毛而不見其睫也。今王智晉之失計。而不自知越之過。是目論也。王所待於晉者。非其汗馬之力也。又非可與合軍連和也。將待之以分楚衆也。今楚衆已分。何

待於晉。越王曰：「奈何？」曰：「楚三大夫張九軍，北圍曲沃於中，以至無假之關者三千七百里，景翠之軍北聚魯齊南陽，分有大此者乎？且王之所求者，鬪晉楚也。晉楚不鬪，越兵不起。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此時不攻楚，臣以是知越大不王，小不伯。復讎長沙之粟也。竟澤陵楚之材也。越窺兵通無假之關，此四邑者不。上貢事於郢矣。臣聞之，圖王不王，其敵可以伯，然而不伯者，王道失也。故願大王之轉攻楚也。於是越遂釋齊而伐楚。」

劉須溪曰：齊使亦奇略，戰國策士亦何多。陳軫蘇秦之外，猶有不知而雄辨若此者。

驕忌子以鼓琴見威王史記

驕忌子以鼓琴見威王。威王悅而舍之。右室須至，王鼓琴。驕忌子推戶入曰：「善哉鼓琴！王勃然不悅，去琴按劍曰：『夫子見容未，奈何以知其善也？』驕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擢之深，歸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吾是以知其善也。』王曰：『善語音。』驕忌子曰：『何獨語音？夫治國家而弭人民，皆在其中。』王又勃然不悅曰：『若夫語五音之紀，信未有如夫子者也。若夫治國家而弭人民，又何爲乎絲桐之間？』驕忌子曰：『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擢之深而歸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夫復而不亂者，所以治昌也。連而徑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夫治國家而弭人民者，無若乎五音者。』』王曰：『善。』驕忌子見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見之曰：『善說哉！髡有愚志，願陳諸前。』驕忌子曰：『謹受教。』淳于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驕忌子曰：『謹受令。請謹勿離前。』淳于髡曰：『穉膏棘軸，所以爲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驕忌子曰：『謹受』

令請謹事左右。淳于髡曰：豨弓膠昔幹，所以爲合也。然而不能傳合疏罅。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自附於萬民。淳于髡曰：狐裘雖弊，不可補以黃狗之皮。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擇君子，無雜小人其間。淳于髡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較，不能成其五音。騶忌子曰：謹受令。請謹脩法律而督姦吏。淳于髡說畢，趨出。至門面，面其僕曰：是人者，吾語之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不久矣。居暮年，封下邳。號曰成侯。

農器六號

太公曰：戰攻守禦之具，盡在於人事。耒耜者，其行馬蒺藜也。馬牛車輿者，其營壘蔽櫓也。鋤耰之具，其矛戟也。箠筴笠笠，其甲冑干櫓也。鑿鑄斧鋸杵臼，其攻城器也。牛馬，所以轉輸糧也。鷄犬，其伺候也。婦人織紝，其旌旗也。丈夫平壤，其攻城也。春鑿草棘，其戰車騎也。夏耨田疇，其戰步兵也。秋刈禾薪，其糧食儲備也。冬實倉廩，其監守也。田里相伍，其約束符信也。里有吏，官有長，其將師也。里有周垣，不得相過，其隊分也。輸粟取芻，其廩庫也。春秋治城郭，修溝渠，其塹壘也。故用兵之具，盡於人事也。

管子禁藏篇曰：什伍以爲行列，賞誅以爲文武。繕農具當器械，耕農以當攻戰，推引銚耨以當劍戟，被箠以當鎧鏑，直笠以當盾櫓，故耕器具則戰器備，農事習則戰功巧矣。又輕重已篇云：張耜當弩，銚耨當劍戟，獲渠當荔，月軻，箠笠當楯櫓，故耕械具則戰備矣。合而觀之，可見古人寓兵於農之意。

越有處女出於南林。越王乃使使聘之。問以劍戟之術。處女將北見于王。道逢一翁。自稱曰袁公。吾聞子善劍。願一見之。於是袁公卽杖筵箬竹。竹枝上頡橋末。墜地。女卽捷末。袁公則飛上樹。化爲白猿。遂別去。越王。越王問曰。夫劍之道則如之何。女曰。其道甚微而易。其意甚幽而深。道有門戶。亦有陰陽。開門閉戶。陰衰陽興。凡手手戰之內實精神。外示安儀。見之似好婦。擊之似懼虎。布形候氣。與神俱往。杳之若日。偏如騰兔。追形逐影。光若彷彿。呼吸往來。不及法禁。縱橫逆順。聞斯道者。一人當百。百人當萬。王欲試之。其驗卽見。

陳音論射

越王問陳音曰。願聞正射之道。音曰。夫射之道。身若戴板。頭若激叩。左蹠右足橫向。左手若附枝。右手若抱兒。舉弩望敵。翁心咽咽。與氣俱發。得其和平。神定思去。去止分離。右手不知。一身異教。豈況雄雌。此正射持弩對越王。

范蠡苦成對越王

越王問伐吳之策。范蠡對曰。臣聞峻高者隕。葉茂者摧。日中則移。月滿則虧。四時不並盛。五行不俱馳。陰陽更倡。氣有盛衰。故溢堤之水。不淹其量。燭乾之火。不復其熾。水靜則無瀉。漚之怒。火消則無熹。毛之熱。今吳乘諸侯之威。以號令於天下。不知德薄而恩淺。道狹而怨廣。權懸而智衰。力竭而威折。兵挫其壞。敗隨而襲之。兵不血刃。士不旋踵。吳之君臣爲虜矣。臣願大王匿聲。無見其動。以觀其靜。大夫苦成曰。夫水

能浮草木，亦能沉之。地能生萬物，亦能殺之。江海能下谿谷，亦能朝之。聖人能從衆，亦能使之。今吳承闔閭之軍制，子胥之典教，政平未虧，戰勝未敗。大夫誣狂佞之人，迷於策慮，輕于朝事。子胥力於戰鬪，死於諫議。二人權必有壞敗，願王虛心自匿，無示謀計，則吳可滅矣。

中黃伯矜勇尸子

中黃伯曰：余左執太行之猱，而右搏彫虎。惟象之未與吾試焉，有力則又願爲牛，欲與象鬪以自試。今二三子以爲義矣，將惡乎試之？夫貧窮者，太行之猱也；疏賤者，義之雕虎也。而吾日遇之，亦足以試矣。莒國有石焦原者，廣五十步，臨百仞之谿。莒國莫敢近也，有以勇見莒子，獨卻行齊踵焉，所稱于世矣。夫義之爲焦原也，亦高矣。賢者之於義，必且齊踵，所以服一時也。

天老說鳳

天老對黃帝曰：西申之國，丹穴之山，爰有神鳥，名爲鳳焉。鳳之象也，鴻前麟後，蛇頸而魚尾，鸛頸而鴛思，與同龍文龜身，燕頰而雞喙，頭上青戴仁，白抱義，斧赤負禮，胸黑蘊智，足下黃履信。有六象九苞，頭象天目，象曰：背象月，翼象風，足象地，尾象緯，九苞，口苞命，眼合度，耳聽達，舌詘申，色彩彩，冠短周。宋均云：周當作朱。周朱古同。

音距兌鈞，音激揚，服文戶。不妄納，故文戶。天爲生食積石之山，其樹名瓊枝，以琦琅玕爲實。天又爲生肉珠，一

人三頭，遞臥遞起，以侖琅玕與琦玕子，其鳴也。小音金，大音鼓，音如簫自歌，輸如干自舞，昏鳴曰歸，昌節足足階階，邕邕其音，英英淒淒，鏘鏘延頸奮翼，五彩備明，舉與八風，氣應時雨，徊鬱鳴翔，懸圃過崑崙，軼

砥柱。濛羽弱水。暮宿風穴。食有質。飲有儀。住卽文始。來卽嘉成。惟鳳爲能通天祉。應地靈。律五音。覽九德。天下有道。得鳳象之一。則鳳過之。得鳳象之二。則鳳翔之。得鳳象之三。則鳳集之。得鳳象之四。則鳳春秋下之。得鳳象之五。則鳳沒身居之。止則暝于閭。司晨爲羣。夜率行則翔于車。以節路驅。

春秋元命包論五藏

元命包曰。目者肝之使。肝水之精。蒼龍之位也。鼻者肺之使。肺者金之精。白虎之位也。耳者心之候。心者火之精。精上爲張星。陰者腎之寫。腎者水之精。上爲虛危。口者脾之門戶。脾者土之精。上爲北斗。主變化者也。

兵形象水 孫子虛
實篇節

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故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短長。月有死生。

治氣治心 軍爭
篇節

是故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此治力者也。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陣。此治變者也。

窺敵三十二術 行軍
篇節

近而靜者。恃其險也。遠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其所居易者。利也。衆樹動者。來也。衆草多障者。疑也。鳥起

者伏也。獸駭者覆也。塵高而銳者車來也。卑而廣者徒來也。散而條達者樵采也。少而往來者營軍也。辭卑而益備者進也。辭強而進駭者退也。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陳也。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奔走而陳兵者期也。半進半退者誘也。仗而立者饑也。汲而先飲者渴也。見利而不進者勞也。鳥集者虛也。夜呼者恐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旌旗動者亂也。吏怒者倦也。殺馬食肉者軍無糧也。懸瓶不返其舍者窮寇也。諄諄噶噶徐與人言者失衆也。數賞者窮也。數罰者困也。先暴而後畏其衆者不之至也。來委謝者欲休息也。

兵勢全文

孫子曰。凡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鬪衆如鬪寡。形名是也。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也。兵之所加。如以礮投卵者。虛實是也。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更生。四時是也。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聽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哉。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勢也。鷲鳥之疾。至於毀折者。節也。故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彊弩。節如發機。紛紛紜紜。鬪亂而不可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強。治亂數也。勇怯勢也。強弱形也。故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與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本待之。故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任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

司馬法仁本篇節

仁見親義見說智見特勇見方信見信內得愛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載也戰道不違時不歷民病所以愛吾民也不加喪不因凶所以愛夫其民也冬夏興師所以無愛民也文法如竿頭進步吾民其民已見彼此又加一夫尤妙未云無愛民此句尤難下

應劭記十反

伯夷讓國以采薇展禽不法於所生孔子周流以應聘長沮隱居而偶耕墨翟摩頂以放踵楊朱一毛而不爲干木息偃以藩魏包胥重繭而存郢夷吾朱紘以三歸平仲辭邑而灌纓惠施從車以百乘桑扈徒步而裸形甯戚商歌以干祿顏闔踰垣而遁榮高柴趣門以避難季路求入而隕容端木結駟以貨殖顏回屢空而弗營孟獻高字以美室原思蓬門而株盈

淳于髡斗酒說史說

齊威王置酒後宮召淳于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卷鞵趨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爲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日暮

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籍。堂上燭滅。主人留髧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薝澤。當此之時。髧樂甚。飲可一石。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髧爲諸侯主。客宗置酒。髧嘗在側。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

東坡曰。男女雜坐。幾於勸矣。而何諷之有。以吾觀之。蓋有微意。以多方之無常。知飲酒之非我。觀變識妄。而平生之嗜。亦少衰矣。是以托於放蕩之言。而能已荒主長夜之飲。蓋未有知其趣者。

九方臯相馬

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絕塵弭轍。臣之子皆不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臣有所與共擔糶薪采者。有九方臯。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在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所使求馬者。色物牝牡。尙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一至於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臯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麤。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臯之相馬。乃有貴乎馬者也。馬至。果天下之馬也。

解蔽篇節文

周而成。泄而敗。明君無之有也。宣而成。隱而敗。闇君無之有也。故君人者。周則讒言至矣。而直言反矣。小

人邈而君子遠矣。詩曰：墨以爲朗，狐狸蒼。此言上幽而下險也。君人者宜則直言至矣，而讒言反矣。君子邈而小人遠矣。詩云：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此言上明而下化也。宋人作朋黨論，千言不及此。

論俗士輕今重古

世俗率神貴古昔，而賤黜同時。雖有追風之駿，猶謂之不及造父之御也。雖有連城之珍，猶謂之不及楚人之泣也。雖有擬斷之劍，猶謂之不及歐冶之所鑄也。雖有起死之藥，猶謂之不及和鵠之所合也。雖有超羣之人，猶謂之不及竹帛之所載也。雖有益世之書，猶謂之不及前世之遺文也。是以仲尼不見重於當時，太玄見囓於比肩也。俗士多云：今山不及古山之高，今海不及古海之廣，今日不及古日之曜，今月不及古月之朗，何旨於今之才士不減古之枯骨，重所聞，輕所見，非一世之患矣。昔之破琴斲絃者，諒有以乎。

古夢書御覽引

夢者像也。精氣動也。魂魄離身，神往來也。陰陽感成，吉凶驗也。夢者，語其人預見，遑過失，如其賢者知之，自改革也。夢者，告也。告其形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鼻不喘嗅，口不言也。魂出遊，身獨在，身心所思，念念身也。受天神戒，還告人也。受戒不精，忘神言也。名之爲寤，告符臻也。古有夢官，世相傳也。昔聖帝明王之世，神氣昭然，先見古堯夢乘龍上秦山，舜夢擊天鼓，禹夢其手長，湯夢布令天下，其後皆有天下。桀夢疾風壞其宮，紂夢大雷擊其首，齊襄夢爲大禽所中，秦二世夢虎噬其馬，其後皆失天下。

相貝經 御覽引

相貝經者。朱仲受之於琴高。琴高乘魚浮于河海。水產必究。朱仲學仙于琴高而得其法。獻珠于漢武。云不知所以。嚴助爲會稽太守。仲又遺助以徑尺之貝。并致此文於助。曰。黃帝堯舜夏禹三代之真瑞。靈奇之祕寶。其有次此者。貝盈尺。狀如赤電黑雲。謂之紫貝。素質紅黑。謂之珠貝。有青地綠文。謂之綬貝。黑文黃畫。謂之霞貝。紫俞疾。珠明目。綬消氣。郡霞伏蛆蟲。不能延年增壽。其禦害一也。復有下此者。鷹喙蟬脊。以逐溫去水。無奇功。貝大者如輪。文王請大秦貝。徑半尋。穆王得其殼。懸之昭觀。秦繆公以遺燕龜。可以明目。宜金宜玉。貝如珠璣。或曰。駁其性寒。其味甘。已水毒。浮貝使人寡。無以近婦。黑白各半是也。溼使善驚。無以近童子。黃唇點齒。有赤駁是。蝦使人病瘡。黑鼻無皮是也。瞬貝使人胎消。勿以示孕婦。赤帶通脊是也。慧貝使人善忘。勿以近燼。內穀赤絡是也。營貝使童子恐。女子淫。青唇赤鼻是也。碧貝使人盜脊。上有縷句唇是也。雨則重。霽則輕。委貝使人志強。夜行伏迷。鬼狼豹百獸。赤中員是也。雨則輕。霽則重。

祖錢祝蔡邕

今歲淑月。日吉辰良。爽應孔嘉。君當遷行。神吉兆休。一氣燿燿。卦著利貞。天見三光。鸞鳴雍雍。四牡彭彭。君既升輿。道路開張。風伯雨師。灑道中央。陽遂求福。蚩尤辟兵。蒼龍來轂。白虎扶衡。朱雀引轆。玄武作朋。勾陳居中。厭伏四方。君往臨邦。長樂無疆。

雜陰陽書

禾生於曩或楊九日秀秀後六十日成禾生於寅壯於丁午長於丙老於戊死於申惡於壬癸忌於乙丑凡種五穀以生長壯日種者多實老惡死日種者收薄以忌豆生於槐九日秀秀後七十日熟豆生於申壯於子長於壬老於癸死於寅惡於甲乙忌於卯午丙丁小豆生於李六十日秀秀後六十日成後忌於大豆同麻生於楊或前七十日花後六十日熟種忌四秀辰戌丑未秀後五十日成麥生於亥壯於卯長於辰老於巳死於午惡二百一十日秀秀後六十日成忌與大麥同蟲食杏者麥貴稻生於柳或楊八日秀秀後七十日成戊巳四秀日爲良忌寅卯辰惡甲乙

春秋元命包九州解

天有九部八紀地有九州八柱州之爲言殊也合同類異別其界也昂畢間爲天街散爲冀州分爲趙國立爲常山牽牛流爲揚州分越國立爲揚山軫星散爲荊州分楚國荆之爲言強也陽盛物堅其氣急悍也虛危之精流爲青州分爲齊國立爲萊山天弓星主司弓弩流爲徐州別爲魯國徐之爲言舒言陰收內安詳也五星流爲兗州兗之言端也隄精端故其氣穢殺分爲鄭國鈞鈴星散爲豫州豫之爲言序也言陰陽分布各得處也東井鬼星散爲雍州分爲秦東距殺坡西有漢中南含高山北阻居庸得東井動深之萌其氣險也鶩參流爲益州益之爲言隘也謂物數並決其氣急切決烈也箕星散爲幽州分爲燕國幽之爲言窈也言風出人窈冥敏勁易曉故其氣躁急榮室流爲井州分爲衛國之鎮立爲明山井之爲言誠也精舍并其氣勇抗誠信也

宋何承天達性論

夫兩儀既位。帝王參之。字中莫尊焉。天以陰陽分。地以剛柔用。人以仁義立。人非天地不生。天地非人不靈。三材同體。相須而成者也。故能稟氣清和。神明特達。情綜古今。智周萬物。妙思窮幽蹟。制作伴造化。歸仁與能。是爲君長。撫養黎元。助天宣德。日月淑清。四靈來格。祥風協律。玉燭揚暉。九穀芻豢。陸產水育。醜鹹百品。備其膳羞。棟宇舟車。銷金合土。絲紵玄黃。供其器服。文以禮度。娛以八音。庇物殖生。罔不備設。夫物儉則易足。易足則力有餘。力有餘則志情泰。樂治之心。於是生焉。事簡則不擾。不擾則神明靈。神明靈則謀慮審。濟治之務。於是成焉。故天地以儉素訓民。乾坤以易簡示物。所以訓示慇懃。若此之篤也。安得與夫飛沉喘蠕。並爲衆生哉。若夫衆生者。取之有時。用之有道。行火俟風。暴漁收候。豺獮祭。所以順天時也。大夫不磨卵。庶人不數罟。行筆作歌。宵魚垂化。所以愛人用也。庖廚不邇。五羆是翼。殷后改祝。孔鈞不網。所以明仁道也。

後漢孔融汝穎優劣論

孔融以爲汝南士勝穎川士。陳長文難之。答曰。汝南戴子高。親止千乘萬騎。與光武皇帝共於道中。穎川士雖抗節。未有頡頏天子者也。汝南子伯與其友人。共說世俗將壞。因夜舉聲號哭。穎川雖憂時。未有能哭世者也。汝南府許椽教太守鄧晨。圖開稻陂數萬頃。累世獲其功。夜有火光之瑞。韓元長雖好地里。未有成功見効如許椽者也。汝南張元伯。身死之後。見夢范巨卿。穎川士雖有奇異。未有能神而靈者也。汝

南應世叔讀書五行俱下。潁川士雖多聰明，未有能離婁並照者也。汝南李洪爲太尉掾，弟煞人當死，洪自劾詣關，乞代弟命，便飲醜而死。弟用得全。潁川雖尚節義，未有能殺身成仁如斯者也。汝南翟子威爲東郡太守，始舉義兵以討王莽。潁川士雖疾惡，未有能破家爲國者也。汝南袁公著爲甲科郎，上書欲治梁冀，潁川士雖慕忠讜，未有能投命直言者也。

魏阮瑀文質論

蓋聞日月麗天，可瞻而難附。邵物著地，可察而易制。夫遠不可識，文之觀也。近而得察，質之用也。文虛質實，遠疏近密。援之斯至，動之應疾。兩儀通數，固無攸失。若乃陽春敷華，遇衝風而隕落。素葉變秋，旣究物而定體。麗物若僞，醜器多牢。華壁易碎，金鐵難陶。故言多方者，中難處也。術饒津者，要難求也。意弘博者，情難足也。性明察者，下難事也。通士以四奇高人，必有四難之忌。且少言辭者，政不煩也。寡知見者，物不優也。專一道者，思之散也。混濛蔑者，民不備也。質士以四短遠人，必有四安之報。故曹參相齊，寄托獄市。欲令姦人有所容立，及爲宰相，飲酒而已。故夫安劉氏者，周勃。正嫡位者，周勃。大臣強木，不至華言。孝文上林苑，欲拜齋夫，釋之前諫。意崇敦朴，自是以降，其爲宰相，皆取堅強一學之士。安用奇才，使變典法。

應瑒文質論

皇穹肇載，陰陽初分。日月運其光，列宿曜其文。百穀麗於土，芳華茂於春。是以聖人合德天地，稟氣淳靈。仰觀象于玄表，俯察式於羣形。窮神知化，萬國是經。故否泰異趨，道無攸數。二政代序，有文有質。若乃陶

唐建國成周革命。九官咸乂。濟濟休令。火龍黼黻。韓擘于廊廟。竟冕旒。烏奕乎朝廷。冠德百王。莫參其政。是以仲尼嘆煥乎之隆。從郁郁之盛也。夫質者端。一玄靜儉。潛化利用。承清泰。御平業。循軌量。守成法。至乎應天順民。撥亂夷世。擒藻奮權。赫奕丕烈。紀禪協律。禮儀煥別。覽墳丘于皇代。建不刊之洪制。顯宣尼之典教。探微言之所蔽。若夫和氏之明璧。輕穀之桂裳。必將遊玩于左右。振飾于宮房。豈爭牢僞之勢。金布之剛乎。且少言辭者。孟僖所以答郊。寡智見者。慶氏所以因相鼠也。今子棄五典之文。闕禮智之大。信管望之小。尋老氏之蔽。所謂循軌常趨。未能釋連環之結也。且高帝龍蟄豐沛。虎據秦楚。唯德是建。唯賢是與。陸鄺摛其文辯。良平奮其權譜。蕭何創其章律。叔孫定其庠序。周樊展其忠教。韓彭列其威武。明達天下者。非一士之術。經營宮廟者。非一匠之矩也。逮至高后亂德。損我宗劉。朱虛軫其慮。辟疆釋其憂。曲逆規其模。麗友詐其遊。襲據北軍。實賴其時。冢嗣之不替。誠四老之由也。夫諫則無義。以陳問則服汙沾濡。豈若陳平敏對。叔孫據書。言辯國典。辭定皇居。然後知質者之不足。文者之有餘。

汜勝之書論耕

凡耕之本。在於趣時和。上氣膏澤。早鋤耨。春凍解也。氣始通。土一和解。夏至天氣和。以此時耕田。一而當五。名曰膏澤。皆得時功。春地氣通。可耕堅硬強地黑墮土。輒平摩其塊。以生草。草生復耕之。天有小雨。復耕和之。勿令有塊。以待時。所謂強土而弱之也。春候地氣始通。椽椹木長尺二寸。埋見其二寸。立春後上埋散。上沒。陳根可拔。此時二十日後。和氣去。即土剛。以此時耕。一而當四。和氣去耕。四不當一。杏始華。

榮輒耕。輕土弱土。望杏花復耕。耕輒藺之。草生有雨澤。耕重藺之。土甚輕者。以牛羊踐之。如此則土強。此謂弱土而強之也。春氣未通。則土歷適不保澤。終歲不宜稼。非糞不慎。無旱耕。須草生。至可種時。有雨卽種。土相親。苗獨生。草穢爛。皆成良田。此一耕而當五也。不如此而旱耕。塊破苗穢。同孔出。不可鋤治。反爲敗田。秋無雨而耕。絕土氣。土堅垆。名曰脂田。及盛各耕。泄陰氣。土枯燥。名曰脯田。脯田與脂田。皆傷田。二歲不起稼。則一歲休之。凡愛田。常以五月耕。以當三。六月耕。一當再。若七月耕。五不當一。冬雨雪止。輒以藺之。掩地雪。勿使從風飛去。後雪復藺之。則立春保澤。凍蟲死。來年宜稼。得時之和。適地之宜。田雖薄惡。收可畝十石。